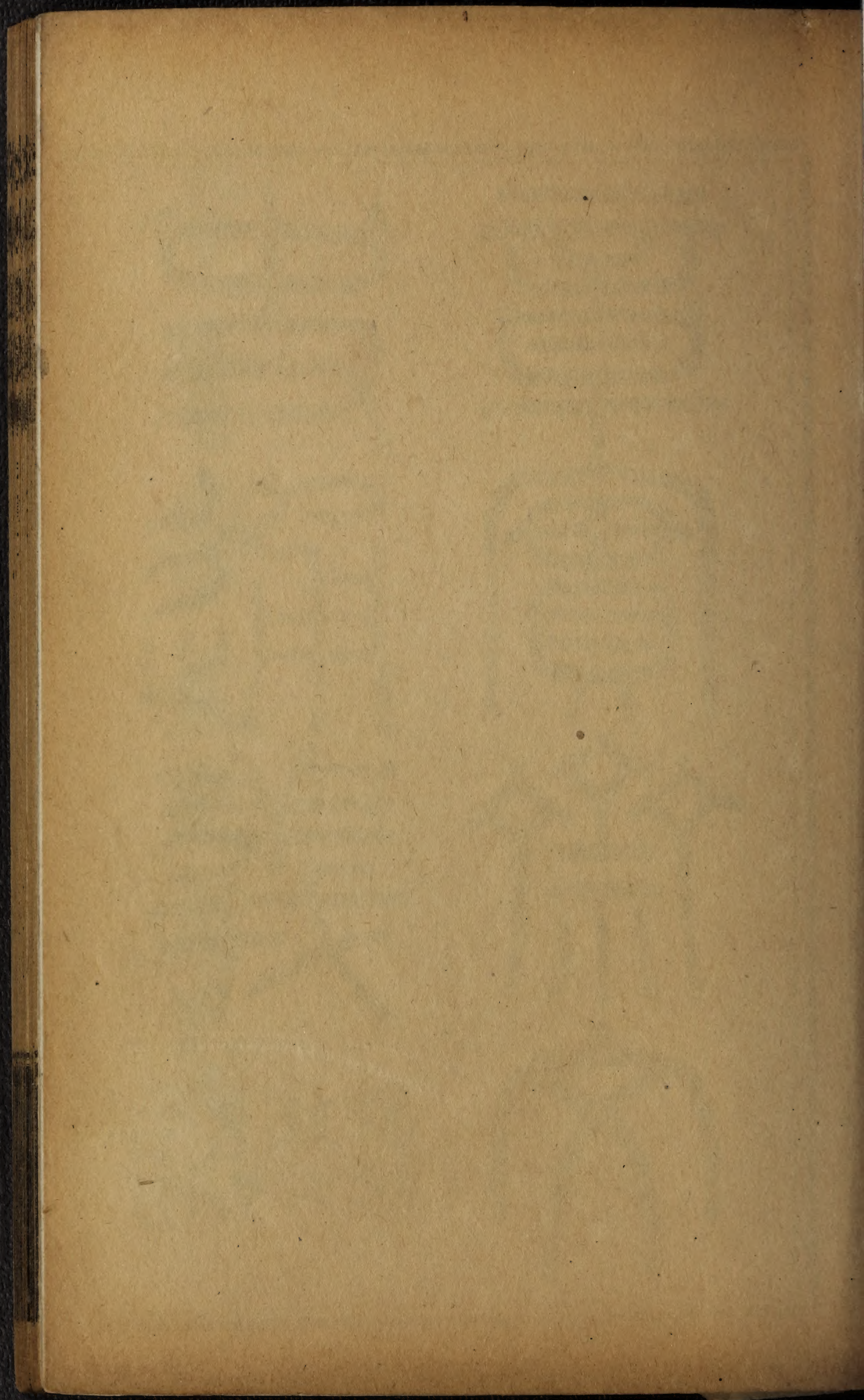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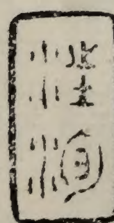
章實齋文史通義　一





章實齋文史通義

陽湖汪洵署檢



中華民國四年
廣益書局石印
定價一元五角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孱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　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為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箚記以俟參考自遊　朱竹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甚富因得徧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　王穀塍先生乞為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塍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　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册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得交洪洞　劉子敬華亭　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為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

先爲付梓倘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
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文史通義卷第二

文史通義卷第三

内篇三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詩話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庖羲連山本神農周易本黃帝）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

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已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改制。天下作新耳目。殆如漢制所謂色黄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

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蓍揲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而始合哉。蓍揲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羲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

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揲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即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羲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徹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憲作推步解非憲書之名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皇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羲農而備於成周。憲始皇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即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皇帝未作干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羲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

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古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觀此益知太元元包潛虛之屬乃是萬無可作之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

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雎鳩之於好逑。樛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雨風。甚而傅巖之入夢賚。象之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怳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圜諸條。約畧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伏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詳詩教篇）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卽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闕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

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搆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

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閻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搆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誑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姤一陰而已惕女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愼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眞矣。僞亂眞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

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

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尙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尙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尙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

紀傳法尙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皇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囿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依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删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詩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删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删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

敎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悞信玉藻記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餠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尙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閒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畧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

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删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槩見於紀傳。則彙次為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牓履歷之書。本為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鑑。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

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爲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畧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畧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尙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尙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尙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尙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尙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

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　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疏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

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尙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尙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眞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

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尙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

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

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敎。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敎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敎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敎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敎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敎。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敎。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菹也。（詳見文集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逭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為始於傅毅之徒。（傅元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為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

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讐畧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閎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於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

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尙。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尙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詩教下

或曰若時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讐略）

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即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爲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元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七言。參同契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

藝百家拾誦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啟疆宇於東海之濱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竇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讐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畧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

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 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 范陳晉宋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說詳外篇較讐畧中漢志兵書論 而闔閭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是始計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是八覽六論。未嘗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强繩以類例。況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

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倣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卽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

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畧之攸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

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為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為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為六。則固以三者為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幷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眞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眞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眞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

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說詳詩教上篇)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為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為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為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諸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

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强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元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而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衞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元而有作。不知元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即擬尚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何在乎。束皙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

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復。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尙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諢騙有卦。見輟耕錄韡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諸諱事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徑。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强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間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尙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

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尚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

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皇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

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

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

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陋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旣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所謂也。蓋與周公同其集羲農軒頊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朱子以謂事功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伊川論禹稷顏子謂禹稷較顏子爲麤朱子又以二程與顏孟切比長短蓋門戶之見賢者不免古今之通患 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實而但務推崇。則元之又元。聖人

一神天之通號耳。世教何補焉。故周孔不可優劣也。塵垢秕穅。陶鑄堯舜。莊生且謂寓言。曾儒者而襲其說歟。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明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義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既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

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不知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

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久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

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

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尙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

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嘆抑揚之致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眞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眞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

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强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

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已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已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

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冑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傅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

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即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盡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

術。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斂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已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即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

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畧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悞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即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

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强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祗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

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自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敎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豈古今人有異敎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敎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

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强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即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疏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徇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尙。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

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幷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爲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爲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爲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

私據爲已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攷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僞託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眞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萃。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

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通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尙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尙書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爲經生決科

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

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已有也。

言公中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已。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强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

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為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為笑貌。無病而故為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已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為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為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即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為憲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為相而歐陽修為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謂韓琦相而用修為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

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齊邱竊化書於譚峭。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惆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胠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間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間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尚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

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愼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

也。基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欵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已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背。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

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偏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為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得失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為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

於是泛濫文林。迴翔藝苑。離形得似。弛羈脫轂。上窺作者之指。下挹時流之撰。口耳之學既微。竹帛之功斯顯。窟巢託足。遂啟璇雕。毛葉御寒。終開組纂。名言忘於太初。流別生於近晚。譬彼觱沸。酌於觴竇。斯褰裳以厲津。隄防拯於橫流。必方舟而濟亂。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

之一貫。惟日用而不知。鵠炙忘乎飛彈。試一攬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蒨。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風。王言綸綍。元氣寰中。秉鈞燮鼎之臣。襄讀殿柏。珥筆執簡之士。承旨宸楓。於是西掖揮麻。北門視草。天風四方。淵雷八表。敷洋溢之德音。述憂勤之懷抱。崇文則山詔海蔆。厲武則泰秣汎驪。敷政則雲龍就律。恤災則鳩鵠迴腴。斯並石室金縢。史宬尊藏。掌故而縹函緗軸。學士輯爲家書。左史右史之紀。王者無私。內制外制之集。詞臣非擅。雖木天清閟。公言自有專官。而竹簟茅簷。存互何妨於外傳也。（制誥之公）

至於右文稽古。購典延英。鸞臺述史。虎觀談經。議簡校讎。六天五帝三統九疇之論。專家互執。禮仇書訟。齊言魯故。孔壁梁墳之說。稱制以平。正義定著乎一家。晉史約刪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詁章疏。（五經正義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於一）十八家之編年紀傳。（晉史十八家）一譬彼漳分江合。濟伏河橫。淮申潁曲。汨兮朝宗於谷王。翡翠空青。蔚藍芝紫。水碧砂丹。爛兮章施於采絢。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齊鈞律而抑邪濫。雖統名乎勅定。實舉職於儒臣。領袖崇班。表進勅名首簡。羣工集事。一時姓氏俱湮。蓋新廟獻功。豈計衆匠奔趨。而將作用紀。明禋成禮。何論庖人治俎。而尸祝辭陳。（館局之公）

[illegible]

牒紛披。文昌武庫。禮司樂署之燦爛。若輻湊而運軸於車輪。甲兵狎訟。錢貨農田之條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進藍田之牒。準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諾畫。是則命筆爲刀。稱書曰隸。遣言出自胥徒。得失歸乎長吏。蓋百官治而萬民察。所以易結繩而爲書契。昧者徒爭於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將相。岳牧羣公。鈴閤啟事。戟門治戎。稱崇高之富貴。具文武之威風。則有書記翩翩。風流名士。幕府賓客。文學掾史。鶚擊海濱。仲連飛書於沙漠。鷹揚河朔。孔璋馳檄於當塗。王粲慷慨而依劉。賦傳荊闕。班固倜儻以從竇。銘勒狼居。芻毀塗擢。死魄感惠連之弔。鶯啼花發。生魂歸希範之書。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忠烈奮風雲之氣。輸情則青草春生。騰說則黃濤夏沸。感幽則山鬼夜啼。顯明則海靈朝霽。並能追杳入冥。傳心達志。變化從人。曲屈如意。蓋利祿之途既廣。則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強半捉刀之技。既合馭而和鸞。豈分途而爭轍。書記之公

蓋聞富貴願足。則慕神仙。黃白之術既絀。文章之尚斯專。度生人之不朽。久視弗若名傳。既懲愚而顯智。遂以後而勝前。則有餌擅七貂。抑或戶封十萬。當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閒宴。恥汨沒於世榮。乃雅羨乎述贊。於是西園集雅。東閣賓儒。列鉛置槧。紛墨披朱。求藝林之勝

事。遂合力而幷圖。或抱荊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寶燕市之石。或濫齊門之竽。皆懷私而自媚。視匠指而奔趨。既取多而用閎。譬峙糧而聚槀。藉大力以賅存。供善學之搜討。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嘗少謝於專家之獨造也哉。纂集之公

至如詩騷體變。樂府登場。朱鷺悲翁。上邪如張之篇題。學士無徵於詮解。呼豨瑟二。存吾幾令之音拍。工師惟記乎鏗鏘。則有擬議形容。敷陳推表。好事者爲之說辭。傷心人別有懷抱。金羈白馬。酒市釵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蒨禽肥。馬驕弓逸。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鬱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曠懷而恢遊宴之興。或以古意而託豔冶之詞。蓋傳者未達其旨。遂謂子夜乃女子之號。木蘭爲自敍之詩。苟不背於六義之比興。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樂府之公

別有辭人點竄。畧仿史刪。因襲成文或稍加點竄惟史家義例有然詩文集中本無此例間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別不可不辨鳳困荊墟。悲迷陽於南國。莊子改鳳兮歌鹿鳴萍野。誦胥雅於東山。魏武用小雅詩女蘿薜荔。陌上演山鬼之辭。綺紵流黃。狹斜襲婦豔之故。樂府陌上桑與三婦豔之辭也梁人改隴頭之歌。增減古辭爲之韓公刪月蝕之句。刪改盧同之詩豈惟義取斷章。不異賓筵奏賦。歌古人詩見己意也以至河分岡勢。乃聯春草青痕。宋詩僧用唐句積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鷺。譬之古方今效。神加減於刀圭。趙壁漢師。變旌旗於節度。藝林自有雅裁。條

舉難窮其數者也。苟爲不然。效出於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後詩人類多擬河間之四愁。傅元張載尚且爲之大可駭怪非由中以出話。如隨聲而助謳。直是孩提學語。良爲有識所羞者矣。點竄之公

又有詩人流別。懷抱不同。變韻言兮裁文體。擬古事兮達私衷。旨原諸子之寓辭。文人沿襲而成風。後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僞而相攻。蓋傷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後衆口一辭以爲僞作以理推之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朝時有南人羈北而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者擬此書以見志耳灰志功名。乃託河邊之喩。世傳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言河邊之樹處非其地故招剪伐託蹤以招二子歸隱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託言也讀者以意逆志。不異騷人之賦。出之本人其意反淺出之擬作其意甚深同於騷也其後詞科取士。用擬文爲掌故。莊嚴則詔誥章表。威猛則文檄露布。作頌準於王褒。著論裁於賈傅。茲乃爲矩爲規。亦趨亦步。庶幾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闡幽微而互著。擬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設。變化不拘。詩通比興。易擬象初。莊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廬。楚太子疾。有客來吳。烏有子虛之徒。爭談於較獵。憑虛安處之屬。講議於京都。解嘲客難賓戲之篇。衍其緒。鏡機元微冲漠之類。濬其途。此則寓言十九。詭說萬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稱。緣人生義。譬若酒襲杜康之名。錢用鄧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温發嘆於仲文之遷。庾信枯樹賦所借用者其實殷仲文遷東陽在桓温久卒之後素月流天。王粲抽毫於應劉之逝。謝莊月賦所借用者其實王粲卒於應劉之前斯則善愁。即爲宋玉。豈必

楚廷曠達。自是劉伶。何論晉世。善讀古人之書。尤貴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爭。古人不以爲異也已。假設之公

及夫經生制舉。演義爲文。雖源出於訓故。實解主於餐新。截經書兮命題。制變化兮由人。長或連篇累章。短或片言隻字。脫增減兮毫釐。即步移兮影徙。爲聖賢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並欲描情摩態。設身處地。或語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雲去而尚留。如馬躍而未逝。縱收俄頃之間。刻畫幾希之際。水平劑量。何足喻其充周。歷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詩正。禮節樂和。以至左誇莊肆屈幽史潔之文理。無所不包。天人性命。經濟閎通。以及儒紛墨儉名鉅法深之學術。無乎不備。惟制須於功令。而義得於師承。嚴民生之三事。約智力於規繩。守共由之義法。申各盡之精能。體會爲言。曾何嫌乎擬聖。因心作則。豈必縱己說而成名。制義之公

凡此區分類別。鱗次部居。天華媚春。碩果酣秋。極淺深之殊致。標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幾括。其爭也寇讎。其同也交譽。其異也互糾。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違也耿耿而孤憂。孰鴻鵠而高舉。孰鷦鷯而啁啾。孰梧桐於高岡。孰茅葦於平洲。衆自是而人非。喜伐異而黨儔。飲齊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覽夫羣言。奚翅激謞叱吸。叫譹宎咬之殊聲。而醞

醲於鼻口耳枅圈臼洼污之異竅。厲風濟而爲虛。知所據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嘯。能者無所競其名。黠者無所事其剽。竊者無所恃其辨。誇者無所爭其耀。識言公之微旨。庶自得於道妙。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不知著述之體初無避就荀卿有賦篇矣但無實之辭賦自不宜濫著述爾



內篇三

史德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閒。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

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愼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閒。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

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

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

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爲鬬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六藝之義者也。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眞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 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爲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

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眞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畧。僅存餼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

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槩。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疎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然如虞預妬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

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註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

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己居其官。卽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李翺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尙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卽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兎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畧。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

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搆讒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譸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烈婦。李翺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眞喪心矣。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敦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託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王居士傳之類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

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　見。皆其平易無足奇者也。

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異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

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已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滅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眞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眞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眞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眞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眞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

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爲偽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偽陸王之冒於朱學

者猶且引以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偽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眞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為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考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偽。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如何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如傭力佐鬬。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

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捽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已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卽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

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捽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卽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眞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宜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從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畧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

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眞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眞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强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

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

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閒。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閒。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閒。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

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

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已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駴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

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畧。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據爲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

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目篇。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

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畧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文。亦矜情節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僞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抵極者。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畧分家亦有未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

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倂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白集賢書目收爲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倂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鄭樵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悞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抄。張騭文士傳。典論論文篇如雕龍史抄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者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抄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眞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

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爲傳志乃爲相稱 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較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爲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爲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

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爲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猶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擧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猶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爲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至於其併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

開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卪。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

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爲一書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爲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本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使然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强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强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不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强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狥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

識。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畧。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歷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歷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

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牽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眞得聖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斂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閒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

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喩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惎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喩。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

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賑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邪。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

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閒。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

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畫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為已。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已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已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為而發。是亦為誇多鬬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庠序。不有恆業。謂學者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閒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爲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子致矜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疎。則有介紹旁通。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無所攖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怛心。淒凉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謂難易也。夫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也。商鞅浮嘗

以帝道。賈生詳對於鬼神。或致隱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尚畜於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尙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千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尙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旣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卽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疎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尙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眞魏不免於疎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

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淩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緘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嘆。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詠鳴鹿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深。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者。不得不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苹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愜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

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眞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尚之變。則又不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矣。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也。

辨似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人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變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

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偶西也。勢使然也。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教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即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眞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

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爲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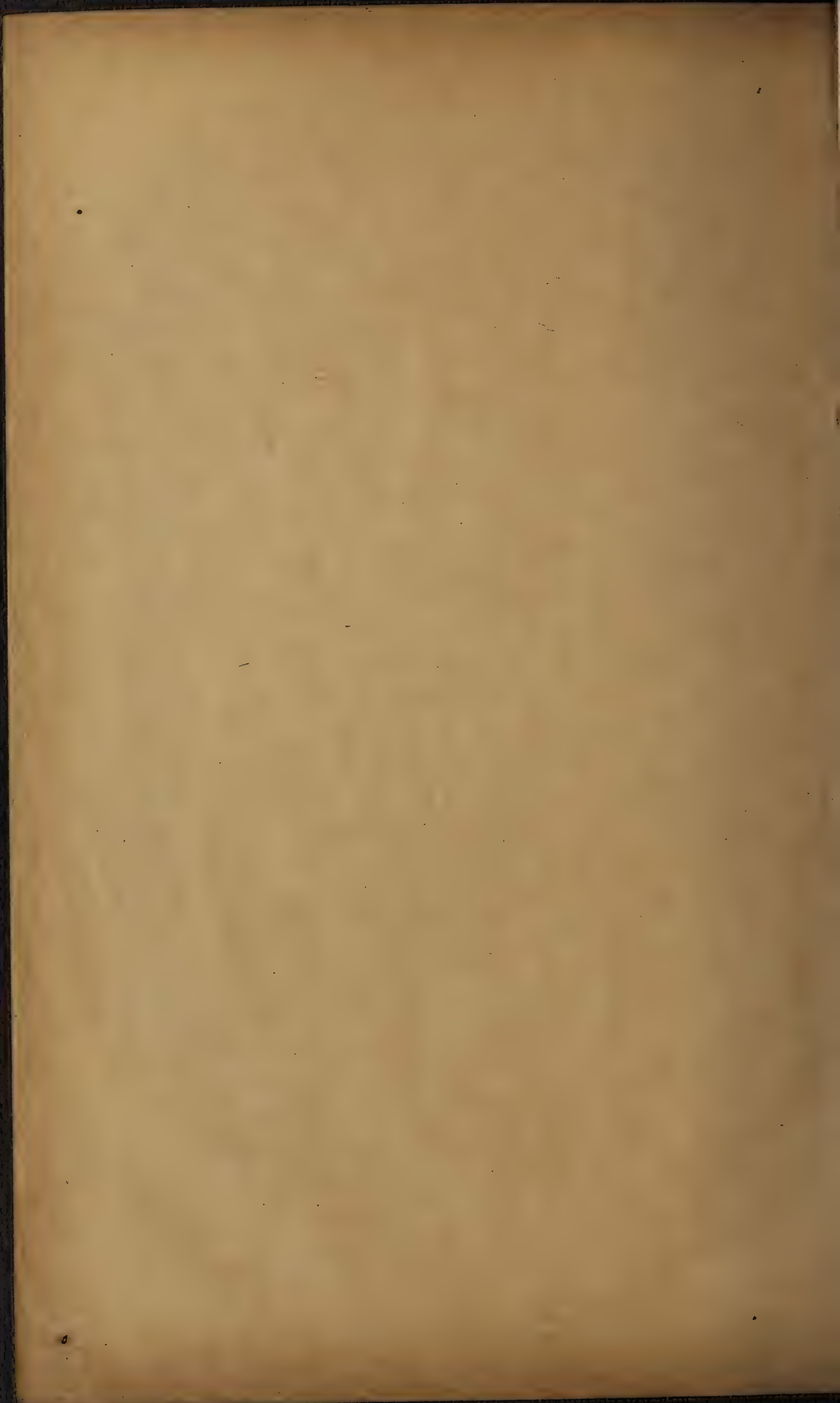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旋折也。必盡其旋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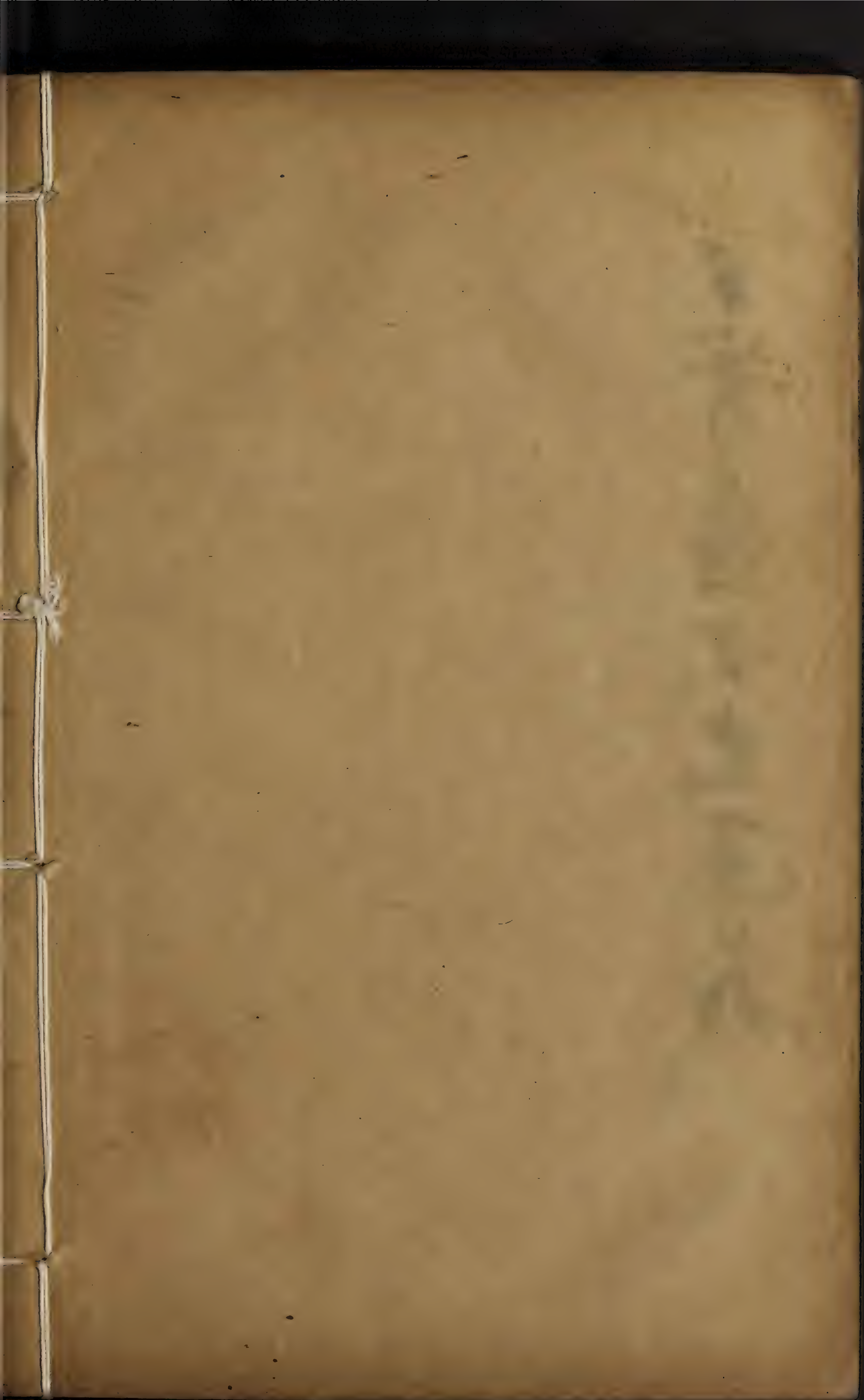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尚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覿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

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惧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敎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葢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章實齋文史通義

二



內篇四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却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

躓者。潤丹靑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鷃雀假鵰鶚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況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已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歟。蓋其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眞爲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

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覩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樝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卽神奇無所得者卽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

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喩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眞演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眞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

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悞。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髫童。皆燕語

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非即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縶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 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天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準皆各及其卽若皆是也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徇焉。是猶方飽粱肉而進以糠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裋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碔砆。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碔砆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碔砆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碔砆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碔砆聽用。聽用易愜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碔砆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碔砆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鴆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鴆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

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搉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癘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癘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癘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愼於治偏。眞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僞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有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己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負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即如劉之

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己護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眞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業。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禀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走者衆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伏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

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鶡鵲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釋通

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爲書。則通之爲義。所由做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爲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甯穀梁何晏論語集註。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賀瑒五經異同評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議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爲書。則有六藝鄭元論聖證王肅論匡謬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爲夏書馬融鄭元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爲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惟禮是視。固未嘗別爲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

斷代爲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爲通史一編。欲以包羅衆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今古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踈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爲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爲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畧倣乎孔蕭。(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爲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爲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於斯爲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撙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驌繹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爲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爲代傳統爲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

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失故曰俗儒 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 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為史鈔。小史通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人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 再變而流為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倣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為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 三變而流為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 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為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為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傳詩蓋即口授章句也 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為嫌 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 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為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

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卽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卽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爲立傳。禪位册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爲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爲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爲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卽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爲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

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爲編。庶幾免此。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爲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翦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塡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爲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謬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値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illegible]門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

謂弊也。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畫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亳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所隷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益。夫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麈。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

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耆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處矣。

繁稱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謚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是以後世史文。

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諸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詼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茁軋。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曾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尚清眞。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人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

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謟且瀆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尚道教。則有眞人賜號。（南華沖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眞玉妃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之類三藏在太宗時不始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摶林逋之類）尋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倣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

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衆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娟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囚。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即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

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眞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門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雋永一十首見本傳與志不符書名本全而爲人偏舉者。呂氏春秋。有十紀八覽六論。而後人或稱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劉向名之楚辭後世遂爲專部書名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史記爲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卽十三篇。稱爲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讐著錄之家。所當留意。已詳較讐通義雖亦質文升降。時會有然。而著錄之家。不爲別白。則其流弊。無異別號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及毘陵集之類或以官名。韓偓翰林集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玉披沙李咸用屠龍熊皦聱書沈顏漫編。元結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爲一人之言。則卽人以名

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爲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葦。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簡要猶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强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强以相加也。吾觀後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塡泛語。强結韻言。以爲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

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强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趙岐孟子篇序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歉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

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謨貢範之屬是也。帝典皐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無定之名。風詩雅頌之屬是也。皆以章首二字爲名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相同也。象數之書不在其例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

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子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晏嬰蘧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强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悞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

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爲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槪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誇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質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名是也。後世之士。摛詞掞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知眞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悞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抑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

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況本無是說。而强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刼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

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由儒者也。强坐儒說而爲誌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喩以尊儒。且其自敍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然。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卽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

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為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肆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為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即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

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遺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適調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畧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

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敎歟。則販夫皀隸。亦未聞其必斬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螾蟺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狌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

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黠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徇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

尚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為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為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為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搆。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為集中之傳記。即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竊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已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點次其文為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歷算。家有其書矣。裒錄歷議。書盈二卷。以為傳而入文集。何為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為傳而入文集何為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灾祥。精於校讐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為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鼖鼓之陳也。今為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為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揣矣。經師授受。子術專

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為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已。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為史。而談彪之業。亦畧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欷歔。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賛。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為畧。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為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畧而為漏。溢而為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已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已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為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況稱述其親。乃為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為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為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

遊觀。而未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敍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詁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詁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聞之大畧。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詁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

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博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已。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諛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即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

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即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摹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綵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矉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矉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末略李愬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

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凄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墻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笞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頹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圮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過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　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

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眞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西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狥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

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盆繰之名以勸蠶。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秕以充飽。隱裹敗絮以僞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爲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鶩飽煖之名。未有不强忍饑寒者也。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眞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眞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眞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徇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尙也。風尙循環。如春蘭秋菊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

則必屈曲以狥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脣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忮忌而名之所關。忮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

若夫眞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尙平。天下之大。豈無眞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上。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

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嗜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眞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騖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齕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箝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

是必詭銜竊轡。踶趹嚙齕。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幛。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堙閼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宜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敍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謚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屑道哉。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恥錄

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為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為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為有識大抵如此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為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為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為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闢。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與古人不別為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為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為之辭。所為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

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各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禖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　恩循例。羣臣　誥勅。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鬬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煢煢苦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倘有人焉。

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鴞既處飄搖不爲睍睆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卽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有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閹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内篇五

申鄭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子長孟堅氏不足。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爲文。考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册。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删。而徒摘其援據之疎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

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譏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

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因假某君敍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推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敍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悞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開局設監。集眾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悞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

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畧。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脣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姦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字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

耳。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罵。指目牽引爲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齕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

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尙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粤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來。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託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向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亦並行其道而不相爲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

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慊。嚣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立。而必以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

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釆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爲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畧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薪槱。則辨

同考異。愼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既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有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漢帝春秋。(年壽也)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武故事)而遷固二書。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甄后懿行。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黃初。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澆漓之習。取便依檢。各爲兔園私册。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如糟粕糞土。冀其化朽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質。以致學者寧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二矣。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已所獨得。使人無從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三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史裁。金石之文。但徵目錄。後人考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五矣。專門之

書。已成鉅編。不爲采錄大凡。預防亡逸。而聽其孤行。漸致湮沒。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成書。不於法律之外。多方購備。以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鳥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尤所未悉。苟有志於三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囂囂以作者自命。不肯爲筌蹄嚆矢之功程。劉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

玉佩。彼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已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或曰。故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已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創義山之腴。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欵。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疎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

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旍旗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已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箸黜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愼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删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古人所謂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卽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强

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删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勝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狥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即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

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鬨起。蓋因闖賊忿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眞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

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删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礙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删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

俗不典。然今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欵。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狥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雎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値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雎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値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値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

癈臥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為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荊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為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偽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為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為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

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尙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賵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尙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恧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

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已。顏厚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强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强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

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饋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如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

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猶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

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狥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厠鼠。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相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顴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强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

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也。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眞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悞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謬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

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途。生荊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悞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
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

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禮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蕺山得之爲節義。梨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

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婦學

周官有女祝女史。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字。於古蓋有所用之矣。婦學之名。見於天官內職。德言容功。所該者廣。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然易訓正位乎內。禮職婦功絲枲。春秋傳稱賦事獻功。小雅篇言酒食是議。則婦人職業。亦約畧可知矣。男子弧矢女子鞶帨自有分別至於典禮文辭男婦皆所服習蓋后妃夫人內子命婦於賓享喪祭皆有禮文非學不可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畧亞丈夫。後世婦女之文。雖稍偏於華采。要其淵源所自。宜知有所受也。

婦學掌於九嬪。教法行乎宮壺。內而臣采。外及侯封。六典未詳。自可例測。葛覃師氏。著於風詩。侯封婦學婉娩姆教。垂於內則。卿士大夫歷覽春秋內外諸傳。諸侯夫人大夫內子。並能稱文道故。

斐然有章。若乃盈滿之祥。鄧曼詳推於天道。利貞之義。穆姜精解於乾元。魯穆伯之令妻典言垂訓。齊司徒之內主。有禮加封。士師考終牖下。妻有誄文。國殤魂返沙場。辭郊弔。以至泉水毖流。委宛賦懷歸之什。燕飛上下。淒涼送歸媵之詩。凡斯經禮典法。文采風流。與名卿大夫。有何殊別。然皆因事牽聯。偶見載籍。非特著也。若出後代史必專篇類徵。列女則如曹昭蔡炎故事。其爲喬皇彪炳。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是知婦學。亦自後世失傳三代之隆。並與男子儀文。率由故事。初不爲矜異也。(不學之人以溱洧諸詩爲淫者自述因謂古之孺婦矢口成章勝於後之文人不知萬無此理詳辨其說於後此處未暇論也但婦學則古實有之惟行於卿士大夫而非齊民婦女皆知學耳)春秋以降。官師分職。學不守於職司。文字流爲著述。(古無私門著述說詳校讎通義)丈夫之秀異者。咸以性情所近。撰述名家。(此指戰國先秦諸子家言以及西京以還經史專門之業)至於降爲辭章。亦以才美所優。標著文采。(此指西漢元成而後及東京而下諸人詩文集)而婦女之奇慧殊能。鍾於閒氣。亦遂得以文辭偏著。而爲今古之所稱。則亦時勢使然而已。然漢廷儒術之盛。班固以謂利祿之途使然。蓋功令所崇。賢才爭奮。士之學業。等於農夫治田。固其理也。婦人文字。非其職業。間有擅者。出於天性之優。非有爭於風氣。騖於聲名者也。(好名之習起於中晚文人古人雖有好名之病不區區於文藝間也丈夫而好文名已爲識者所鄙婦女而騖聲名則非陰類矣)唐山房中之歌。班姬長信之賦。風雅正變。(雅指房中風指長信)起於宮闈。事關國故。史策載之。其餘篇

什寥寥。傳者蓋寡。藝文所錄。約畧可以觀矣。若夫樂府流傳。聲詩則效木蘭征戍。孔雀乖離。以及陌上采桑之篇。山下蘼蕪之什。四時白紵。子夜芳香。其聲啴以緩。其節柔以靡。則自兩漢古辭。（皆無名氏）訖於六朝雜擬。並是騷客擬辭。思人寄興。情雖託於兒女。義實本於風人。故其辭多駘宕。不以男女酬答爲嫌也。（如陌上桑羽林郎之類雖以貞潔自許然幽閒女子豈喋喋與狂且爭口舌哉出於擬作佳矣）至於閨房篇什。間有所傳。其人無論貞淫。而措語俱有邊幅。文君淫奔人也。而白頭止諷相如。蔡炎失節婦也。而鈔書懇辭十吏。其他安常處順。及以貞節著者。凡有篇章。莫不靜如止水。穆若清風。雖文藻出於天嫻。而範思不踰閫外。此則婦學雖異於古。亦不悖於教化者也。

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所擬。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更無可疑。（古今一理不應古人兒女矢口成章後世學士力追而終不逮也）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味者不知斯理。妄謂古人雖兒女子亦能矢口成章。因謂婦女宜於風雅。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妄疑古人動止。必先歌曲也。（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咏嘆之意體應如是不爲嫌也如使眞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辭與古人擬男女辭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眞出男女之口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即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

昔者班氏漢書未成而卒。詔其女弟曹昭。躬就東觀。踵而成之。於是公卿大臣。執贄請業。（大儒

馬融從受漢書句讀可謂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專門絕學。家有淵源。書不盡言。非其人。即無所受爾。又苻秦初建學校。廣置博士經師。五經粗備。而周官失傳。博士上奏太常韋逞之母宋氏。家傳周官音義。詔即其家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幃而受業。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此亦擴千古之所無矣。然彼時文獻。盛於江左。苻氏割據山東。遺經絕業。幸存世學家女。非名公鉅卿所能强與聞也。此二母者。並是以婦人身。行丈夫事。蓋傳經述史。天人道法所關。恐其湮沒失傳。世主不得不破格而崇禮。非謂才華炫燿驚流俗也。即如靖邊之有譙洗夫人。佐命之有平陽柴主。亦千古所罕矣。一則特開幕府。辟署官屬。一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以爲隋唐之主。措置非宜。固屬不可。必欲天下婦人。以是爲法。非惟不可。亦無是理也。

晉人崇尚元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論者以十六國分裂。生靈塗炭。轉咎清談之滅禮教。誠探本之論也。

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其清言名理。會心甚遙。既習儒風。亦暢元旨。方於士學。如中行之失。流爲狂簡者耳。近於異端非近於娼優也非僅能調五言七字。自詡過於四德三從者也。若其綺旎風光。

寒溫酬答描摹纖曲。[illegible]

妻子而逃矣。（王謝大家雖愆禮法然實讀書知學故意思深遠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淺俗好名者比也）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短什小篇。傳其高秀。間有別出著作。如宋尙宮之女論語。侯鄭氏之女孝經。雖才識不免迂陋。（欲作女訓不知學曹大家女誡之體而妄擬聖經等於七林設問子虛烏有）而趨向尙近雅正。藝林稱述。恕其志足嘉爾。（此皆古人婦學失傳故有志者所成不過如此）李易安之金石編摩。管道昇之書畫精妙。後世亦鮮有其儷矣。然琳琅欽識。惟資對勘於湖州。筆墨精能。亦藉觀摩於承旨。未聞宰相子婦。得偕三舍論文。（李易安與趙明誠集金石錄明誠方在太學故云爾）翰林夫人。可共九卿揮麈。蓋文章雖曰公器。而男女實千古大防。凜然名義綱常何可誣耶。

蓋自唐宋以訖前明。國制不廢女樂。公卿入直。則有翠袖薰爐。官司供張。每見紅裙侑酒。梧桐金井。驛亭有秋感之緣。蘭麝天香。曲江有春明之誓。見於紀載。蓋亦詳矣。又前朝虐政。凡縉紳籍沒。波及妻孥。以致詩禮大家。多淪北里。其有妙兼色藝。慧擅聲詩。都士大夫。從而酬唱。大抵情綿春草。思遠秋楓。投贈類於交遊。殷勤通於燕婉。詩情闊達。不復嫌疑。閨閣之篇。鼓鐘閫外。其道固當然耳。且如聲詩盛於三唐。而女子傳篇亦寡。今就一代計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濤魚元機三人。其他莫能並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禮法名門。篇簡自非儀之誡。此亦其明徵矣。

夫傾城名妓。屢接名流。酬答詩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謂善藉辭矣。而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殷情。若詩人風刺邪淫。文代姣狂自述。區分三種。蹊徑略同。品藻韻言。不可不知所辨也。夫忠臣誼友。隱躍存懇摯之誠。諷惡嫉邪。言外見憂傷之意。自序說放廢。而詩之得失懸殊。本旨不明。而辭之工拙迥異。離騷求女爲眞情則語無倫次國風溱洧爲自述亦徑直無味作爲擬託文情自深故無名男女之詩。殆如太極陰陽之理。存諸天壤。而智者見智。仁者自見仁也。名妓工詩。亦通古義。轉以男女慕悅之實。託於詩人溫厚之辭。故其遺言雅而有則。眞而不穢。流傳千載。得耀簡編。不能以人廢也。第立言有體。婦異於男。比如薤露雖工。惟施於挽郎爲稱。櫂歌縱妙。亦用於舟婦爲宜。彼之贈李和張。所處應爾。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門外唱酬。此言何爲而至耶。自官妓革而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丈夫擬爲男女之辭不可藉以爲例古之列女皆然

夫教坊曲里。雖非先王法制。實前代故事相沿。自非濂洛諸公。何妨小德出入。故有功名匡濟之佐。忠義氣節之流。文章道德之儒。高尙隱逸之士。往往閒情有寄。著於簡編。禁網所施。亦不甚爲盛德累也。第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則必從時。我
朝禮教精嚴。嫌疑愼別。三代以還。未有如是之肅者也。自
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藉者矣。其有流倡頓妓。漁色

售奸。並干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每見名流。板鐫詩稿。未窺全集。先閱標題。或紀紅粉麗情。或著青樓唱和。自命風流倜儻。以謂古人同然。不知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苟於禁令未嫻。更何論乎文墨。周公制禮。同姓不昏。假令生周之後。以謂上古男女無別。而瀆亂人倫。行同禽獸。以謂古人有然可乎。名士詩集先自具枷杖供招雖謂未識字可矣

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雅者正也與惡俗相反習染風氣謂之俗纖佻鄙俚皆俗也鄙俚之俗猶無傷於世道人心纖佻之俗則風雅之罪人也以造飾標榜爲聲名。好名之人未有不俗者也炫燿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夫佻達出於子衿。古人所有。矜標流於巾幗。前代所無。蓋實不足而爭騖於名。已非夫而藉人爲重。男子有志。皆恥爲之。乃至誼絕絲蘿。禮殊授受。輒以緣情綺靡之作。託於斯文氣類之通。因而聽甲乙於臚傳。求品題於月旦。此則釵樓勾曲。前代往往有之。靜女閨姝。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是禮也。

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畧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德隱難名。必如任姒之聖方稱德之全功粗易舉。蠶績之類通乎士庶至其學之近於文者。言容二事。

爲最重也。蓋自家庭內則。以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莫不習於禮容。至於朝聘喪祭。后妃夫人。內子命婦。皆有職事。平日講求不預。臨事何以成文。漢之經師。多以章句言禮。尙賴徐生善爲容者。蓋以威儀進止。非徒誦說所能盡也。是婦容之必習於禮。後世大儒。且有不得聞也。但觀傳載敬姜之言森然禮法豈後世經師大儒所能及至於婦言主於辭命。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所謂辭命。亦必禮文之所須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善辭命者。未有不深於詩。但觀春秋婦人辭命婉而多風乃知古之婦學。必由禮而通詩。非禮不知容非詩不知言六藝或其兼擅者耳。穆姜論易之類後世婦學失傳。其秀穎而知文者。方自謂女兼士業。德色見於面矣。不知婦人本自有學。學必以禮爲本。舍其本業而妄託於詩。而詩又非古人之所謂習辭命而善婦言也。是則卽以學言。亦如農夫之舍其田。而士失出疆之贄矣。何足徵婦學乎。嗟乎。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禮防決而人心風俗。不可復言矣。夫固由無行之文人。倡邪說以陷之。彼眞知婦學者。其視無行文人。若糞土然。無行文人學本淺陋眞知學者不難窺破何至爲所惑哉。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爲矜飾鶩名轉不如村嫗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飾時髦之中駟。爲閨閣之絕塵。彼假藉以品題。或譽過其實或改飾其文不過憐其色也。無行文人。其心不可問也。嗚呼。己方以爲才而炫之。人且以爲色而憐之。不知其故而趨之。愚矣。微知其故

而亦且趨之愚之愚矣。女子佳稱謂之靜女。靜則近於學矣。今之號才女者。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噫。

婦學篇書後

婦學之篇。所以救頹風。維世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爲之。非好辨也。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

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

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豈婦豎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且兩漢之去春秋。近於今日之去兩漢。漢人詩文存於今者。無不高古渾樸。人遂疑漢世人才。遠勝後代。然觀金石諸編。漢人文辭。不著竹素。而以金石傳後代者。其中實多蕪蔓冗闒。與近人不能文者。未始懸殊。可知漢人不盡能文。傳者特其尤善者耳。三代傳文。當亦如是。必謂彼時婦豎矢音。皆足以垂經訓。豈理也哉。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悞。何異悞解金縢。而啟居攝。悞解周禮。而啟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卽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卽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

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或曰詩序誠不可盡廢矣。顧謂古之氓庶。不應能詩。則如役者之謠。輿人之祝。皆出氓庶。其辭至今誦之。豈傳記之誣歟。答曰。此當日諺語。非復雅言。正如先儒所謂殷盤周誥。因於土俗。歷時久遠。轉爲古奧。故其辭多奇崛。非如風詩和平。莊雅出於文學士者。亦如典謨之文。雖歷久而無難於誦識也。以風詩之和雅。與民俗之謠諺。絕然不同。益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者也。至於古人婦學。雖異丈夫。然於禮陶樂淑。則上自王公后妃。下及民間俊秀。男女無不相服習也。蓋四德之中。非禮不能爲容。非詩不能爲言。詩教故通於樂。故關雎化起房中。而天下夫婦。無不治也。三代以後。小學廢而儒多師說之歧。婦學廢而士少齊家之效。師說歧而異端得亂其教。自古以爲病矣。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惑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

爲惑也。婦人雖有非儀之誡。至於執禮通詩。則如日用飲食。不可斯須去也。或以婦職絲枲中饋。文辭非所當先。則又過矣。夫聰明秀慧。天之賦畀。初不擇於男女。如草木之有英華。山川之有珠玉。雖聖人未嘗不寶貴也。豈可遏抑。正當善成之耳。故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夫以班姬韋母爲師。其視不學之徒。直妄人爾。

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喩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間或詮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猶之訓詁。與子史專家。子指上章雜家史指上章傳記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說部。沿流忘源。爲說部者。不復知專家之初意也。詩話說部之末流。糾紛而不可犁別。學術不明。而人心風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宋儒講學。躬行實踐。不易爲也。風氣所趨。撰語錄以主奴朱陸。則盡人可能也。論文考藝。淵源流別。不易知也。好名之習。作詩話以黨伐同異。則盡人可能也。以不能名家之學。如能名家即自成著述矣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也。可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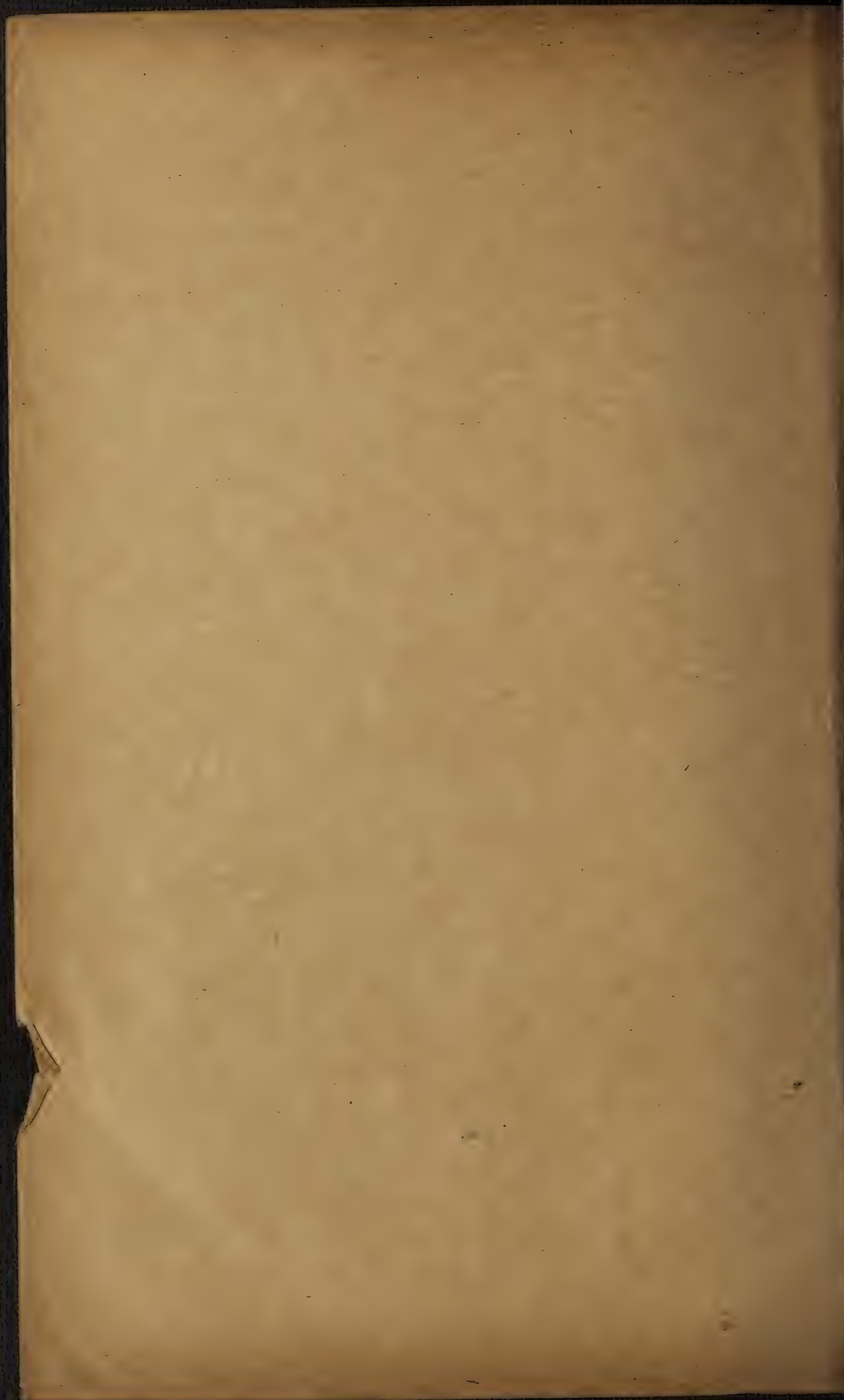
說部流弊。至於誣善黨奸。詭名託姓。前人所論。如龍城錄碧雲騢之類。蓋亦不可勝數。史家所以有別擇稗野之道也。事有紀載。可以互證。而文則惟意之所予奪。詩話之不可憑。或甚於說部也。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爲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小說出於稗官。委巷傳聞瑣屑。雖古人亦所不廢。然俚野多不足憑。大約事雜鬼神。報兼恩怨。洞冥拾遺之篇。搜神靈異之部。六代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艷諸篇也。宋元以降。則廣爲演義。譜爲詞曲。遂使瞽史絃誦。優伶登場。無分雅俗男女。莫不聲色耳目。蓋自稗官見於漢志。歷三變而盡失古人之源流矣。

小說歌曲傳奇演義之流。其敘男女也。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世之男子有小慧而無學識。女子解文墨而闇禮教者。皆以傳奇之才子佳人。爲古之人古之人也。今之爲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

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爲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



章實齋文史通義 三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文史通義卷第七

外篇二

文史通義卷第八
外篇三



文史通義卷第六

外篇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既已不世其家。即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

各自為制度。略如後世制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為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作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為一矣。其中辭命。即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即貢範之類也。古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為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尚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既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

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治歷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歷授時爲政典。而古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

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悞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既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

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不同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義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淸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志既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例藝文。亦如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夫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文選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緖。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即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即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敎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

其有用。而愼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卽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陋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敎之篇矣。今復約畧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尙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幷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資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尙書。而尙書中折而入於

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尙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既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志。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既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干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間評騭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既非職業所及。

嫌爲出位之謀。問或淸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既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考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衆。書其敬敏任恤。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大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世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

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尙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卒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典守。大義闕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删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特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挈要之籍。既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

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即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爲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畧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爲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畧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堤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

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櫝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啓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采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法無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既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既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考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

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司與府者。不容畧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濕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尠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昏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據遺失。或奸徒僞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尠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淸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為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己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為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為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為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為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須爵為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為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猶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為布

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稱部院。而不當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間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統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卽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考諸書。已列巡撫爲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已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爲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

任與前異。故上自

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爲封疆。而不曰軺使。皆謂布政之司爲錢穀總滙。按察之司爲刑名總滙。而不以布政使爲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爲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爲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

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間。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卽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卽洪君所言。則闞氏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
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卽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例。
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尚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既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

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當以司爲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爲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創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爲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盡爲洪君書也。今之爲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爲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云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爲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云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爲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爲藩。按察爲臬。府州縣長爲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和州志　皇言紀序例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

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卿。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爲春秋。列國之史總名春秋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爲典章。則古者國別爲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制。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袤。至晉楚之史。自以乘與檮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綸綍。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爲史。然篇首尚重王正之書。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志書。今可見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裒錄州中所有。恭編爲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誌祗承所自云爾。

和州志官師表序例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敘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敘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爲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敘官。方州守令。外史紀載。周官御史數從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敘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爲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閱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爲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

階稍多。沿革異制。卽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苟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爲博采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爲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和州志選舉表序例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興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以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舉掌故。未可專書。則以科條爲繁。興替人文。散見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遷。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里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爲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爲盛。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之士。蒐羅典章。采摭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裒然與柱下所藏等矣。撰著既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畧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 樂史十卷 李奕洪适登科記。李奕二卷亡 洪适十五卷 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史臣采輯掌故。編於書志。裁擇人事。次入列傳。一代

之書。體例嚴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說支離。長牘短書。不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爾官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闕焉不備。是以方州之書。不遑鄉大夫擯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條貫未明之咎也。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爲一書者。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志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用表例者舉貢掾仕封廕之條多所牴牾猥雜成書。甚者附載事蹟。表傳不分。此則私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者也。論辨詳列傳第一篇總論內今撫史志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訖於今茲。爲選舉表。其封廕辟舉。不可紀以年者。附其後云。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尚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三十五篇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爲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范汪世傳。

明粲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五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爲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賈希鑑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稗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不辨也。族屬既嚴。郡望愈重。惟漢陽劉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姓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氏十姓三十九族九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爲譜錄。齊梁之間。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繫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歐陽唐書。撰爲宰相世系。顧清門鉅族。但不爲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畧。其敘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繫。推原史家不得師承之故。蓋嘗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古者瞽矇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於瞽矇。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系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爲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

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敍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之書。藏之於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删。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

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衆寡。即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衆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鄭氏注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注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即周官小史奠系之權輿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志。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志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爲書。人自爲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托

賢哲。或私鬻宗譜。以僞亂眞。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清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卽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志闕畧。蓋亦前人之過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倣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清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非其籍者無難勾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疎。秩然有敍。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嗣嗣續之議。爭爲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志。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借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爲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徵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則修

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志列傳。殿以揚戲之讚。常璩華陽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讚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爲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少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云明季乙亥寇變。圖書燬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元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既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劄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爲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爲之慨然歎焉。夫家譜簡帙。輕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鸞。與萬歷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爲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爲之所。則併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弈葉而上。則史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每姓推所自出。備

稽古之資也。詳入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爲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貲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階。不爲立表。定主賓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訛濫之防也。正貢亦爲科甲。微秩亦爲仕宦。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懸法之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祗爲著錄諸家。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爲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採錄。故其自爲通志。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象亦未爲圖。以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非耶。夫圖譜之用。相爲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採摭

爲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爲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創明矣。圖之遠者始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爲專錄。以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錄所著。未始逕庭。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創者尤重。而繫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罇罍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屬。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繁富。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爲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志之閒列爲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爲無言之史。譜牒爲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況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有類雕龍之工。則知圖繪。殆亦畫

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繪爲圖象。厠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爲一書之標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厠於弁髦。則書肆苟爲標幟。以爲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卽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卽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里。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繫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況夫方州之書。徵名辨物。尤宜詳贍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景物。附會名勝。以爲丹青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也夫。

圖不能不繫之說。而說之詳者。卽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篇首歷敘官制 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漢書律歷志排列三統甲子 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三輔黃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

稱引。則其辭僅逋甲通統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繫以尋丈之說可也。既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類相次。不亦繁歟。曰非繁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附書。則義不顯。分圖而繫之以說。義斯顯也。若

皇朝明史律歷志。於儀象推步皆繪為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史臣。未嘗別立為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圖為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繫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一家之學。而發其例於首簡云爾。

和州志田賦書序例

自畫土制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詳於周禮。而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為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為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塡委架閣。不可勝窮。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為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畧存史氏要刪。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厚所為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丁謂田況所為會計之錄。（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田況皇祐會計錄六卷）則倣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彙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

該古今。至於厤縷之微。銖兩之細。不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翺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覯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征於司徒。載師屬大司徒會於太宰。司會屬太宰太宰制三十年爲通。九式均節九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爲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爲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併省之由。然後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爲條列諸科。則遇禁綱稍弛。官吏不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爲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爲奸。文案之勢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爲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志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

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卮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採入本書。如班書敘次鼂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為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懸。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畧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為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為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秉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和州志藝文書序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衡業皆出於官師之掌。故道藝於此焉齊。德

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爲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守官而存師法者也。不爲官師職業所存。是爲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僞。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僞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爲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

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爲區區著錄之文。校讎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六典亡而爲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卽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爲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卽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爲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爲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卽以官秩爲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爲七略。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爲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遠綴。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譎詭。而駁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爲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

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既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删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繼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爲津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爲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强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者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爲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爲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繫。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爲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之始也魏文帝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

矣。而荀李諸家（荀勗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爲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周人四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勗體例與後代不同故云四部始於唐人也）乃爲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畧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畧之敝。而不知存七畧之遺法。是七畧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畧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儲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爲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尙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爲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敘之所宗尙。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爲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巵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

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將由七畧專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旣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羣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畧也。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爲六家）尙已。紀首推本尙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關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啟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畧其辭。頡頏其品。抑揚咏歎、義不拘墟。在人卽爲列傳。在書卽爲敍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敍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爲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敍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

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 蘇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間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間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如貨殖敘子貢不涉弟子列傳王吉別有專傳 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刪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羣書大旨 省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見者而歸於一 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意也 而徒視為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秘方。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讐之略。力糾崇文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悞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間。初非著錄之悞。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志附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併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經籍志別出歸論語 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

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志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唐書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復而至於訛錯者爾。夫末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歧悞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讐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讐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專家不可不立也。

州縣志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聚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爲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秘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志乘得而部次。著爲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輶軒之採風。待秘書之論定。其有奇袤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讐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況紀載傳聞。私書別錄。

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爲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爲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秘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僞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備中秘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僞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況乎典籍文章。爲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志書。爲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

和州志政畧序例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爲丹陽尹傳。（見隋志凡十卷）孫仲所爲賢牧傳。（見唐志十五卷）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爲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爲綱。與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兎園捃摭詞藻之先

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爲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淸。柳下之惠。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爲重。其餘行業爲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畧。不亦宜乎。夫畧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公三畧淮南子要畧 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 蓋有取乎謨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二十略 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涖邦人。冠冕列傳。撰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删宋次。但取節文爲義者也。

和州志列傳總論

志曰傳志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卽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卽志也。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爲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略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爲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畧規諸子。撰其命名之初。諸傳

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卽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咏嘆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諧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范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爲繩墨拘牽。微存作者之意。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輯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爲。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爲儈儈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爲傳。（漢藝文志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爲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不捐。五金在

治。利鈍並鑄者矣。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爲劃地之趨哉。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鑒土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爲詳畧。異撰忽爾同編。品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爲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標爲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爲定品。裁節史傳。删畧事實。逐條附注。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爲書。邱分作志。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復見疊出。或注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注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爲用者矣。文非雅馴。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爲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紬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耒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尚書斷自堯典。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蹟。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爲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讚。畧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部耆舊傳十卷是壽未嘗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志體例各有當也或以譏壽非也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或雜奇衺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晉書喜採小說唐書每刪章奏多聞之旨不遵。慎言之訓悞解。若以形涉傳疑。事通附會。含毫莫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闕之有。鄭樵著校讐畧。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竊謂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悞刪。或是虛聲泛採。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

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慎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上常璩之華陽士女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詳不亦善乎至於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附注畧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畧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獻文駢偶其詞斷而不敘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學盡漢儒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何觀乎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堪書前志所遺搜訪畧盡他若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類可歸刪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爲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和川志前志列傳序例上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爲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

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爲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比事屬辭之體即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踰。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餼羊告朔。禮廢文成者也。及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衆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緇流毆散。梵刹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爲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爲綱以人爲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畧倣經師傳例。標史爲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

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駰。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爲編。申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范氏並列晐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斲。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衆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隄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

晉摯虞創爲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爲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爲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

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爲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傳亮張騭諸人。紛紛撰錄。（傳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騭文士傳）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牘。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牘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蹟。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孝子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謐。（逸士傳高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爲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爲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蹤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爲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

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後語。略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爲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爲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敘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譬則卻步求前。未有得其至焉者也。

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刪。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

冊。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遽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啟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搉。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卽欲效文苑之聯編。倣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繫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讎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篇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爲榮。隸艸詩書。風雲競體。棠陰花滿。先爲循吏頌辭。水激山峩。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尙得採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爲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

爲難敍者也。何謂不可不敍者三。一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尙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元娑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敍。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爲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爲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悞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爲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辱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删去若字文義便晦太尉攜頭。誰當假借。前人譏新唐書段秀實傳云柳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明唐書改云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襃凡例也。遷書採世本國策集尙書世紀。南北史藁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旣無別識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由自擅。夫三十年爲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遺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後周隋五代例由義制。何在不然。乃競

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和州文徵序例

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瞻者。輯爲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爲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既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爲之敘錄。敘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爲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爲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爲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爲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倣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爲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逭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衆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註例。稍爲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爲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攻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畧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倣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畧以類相從。爲敘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爲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

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爲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爲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畧。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爲詳畧。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爲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援論道經邦出於尙書。因詆劉氏之疎畧。夫周官篇出僞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爲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爲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

豈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咏。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外篇二

永清縣志　皇言紀序例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業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爲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爲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爲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爲經耳。其定名則倣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併十志而題爲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强配其數。而不

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徃徃有之如七畧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爲之耳 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爲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爲經。對國本之本紀則又爲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脩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祗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慎輯詳誌。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

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尚書。王言如絲。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爲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爲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爲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

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勅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
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
列
詔諭
宸章二門。於義較爲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
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
冒錄以入書。如有
恩賜蠲逋賑恤。則事實恭登
恩澤之紀。而
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
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
御製詩章。止有氷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
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永清縣志　恩澤紀序例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爲尚書之屬。事爲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尚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尚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尚書春秋二體。而卽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爲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爲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德日歷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薈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臬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元首以爲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爲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爲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卽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蹟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略。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爲

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即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爲事目。於義愜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即屬隱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即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永清縣志職官表序例

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爲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爲志。斯則迂疎而寡當者矣。夫史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倣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爲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爲究竟。

慮古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爲附依。此永州鐵鑪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爲星歷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曆合爲一家歸於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班固百官公卿表。敍例全爲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爲經。而以漢表之法爲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見矣。

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闕典歟。元明以來。州縣志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爲釐正者也。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爲經首行官階爲緯官多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

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畫於丞弼。非爲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注首篇。相國丞相奉常太常之類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左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苟爲統部列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爲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爲一格。其餘以府州畫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通。況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爲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云爾。

永清縣志選舉表序例

選舉之表。即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即見於用。用

人卽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櫐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爲史志之專篇矣。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爲倒置。而文豈非複沓乎。閒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略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略。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誌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人之事。複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清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

無格可歸。則之於理未愜。則列敘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敘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方志之表士族。蓋出古法。非創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羣臣之父子兄弟。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敘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士亦民也。詳士族而畧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衆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爲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志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闃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爲家。合家而爲國。合國而爲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爲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

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苟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敘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闕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牒之學。闕焉不備。往往子孫不誌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畧難稽。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為訓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為得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偽託。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則清門鉅族。無賢可以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

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書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推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爲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創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爲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爲宗法。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爲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爲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爲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爲世族。又何至於爲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懼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爲律。或以進士爲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爲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鑑之示影也。徑寸之鑑。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爲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悞。(譜牒之在官者)可借讎也。(借私家之譜較官譜借他縣之譜較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

可分也。姻睦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畧焉。

先王錫土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爲陽夏。問崔而知爲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爲定。而坊表都里不爲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爲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爲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荆。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爲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爲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爲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爲人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畧。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考。亦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爲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茲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敍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徇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爲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云。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

史部要義。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畧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創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爲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蹟。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歷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例傳之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創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爲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畧。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爲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采。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爲譜。改志稱畧。體亦可爲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創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歟。又樵錄圖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圖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制。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創定史體之功

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娑尊詁爲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爲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爲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爲裁定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爲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爲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畫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厠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爲纂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謝爲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苟爲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既久。欲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畧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地理之求經緯。尙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卽楮幅之廣狹爲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爲經。而以縣鄉村落爲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永淸縣志建置圖序例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倣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爲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係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爲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廨。

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爲愼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簷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爲占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簷。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繪圖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尙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爲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鎭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嘶。命名庸陋。

搆意勉强。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强叶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清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爲題詠。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永清縣志水道圖序例

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而水道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爲。遷以河渠定名。固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爲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爲洫。倍洫爲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河爲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爲獨蒙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槪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爲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爲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飲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夫以一瀆之水。槪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儻以水爲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八志稱爲水道。不差愈乎。永定河名。

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爲河渠。是固宜矣。然減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永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略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爲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徇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以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爲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爲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卽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爲經。而開方計里。著爲定法。河形之變易。卽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爲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

而開方計里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瀕河州縣皆倣是而爲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永清縣志六書例議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後史因之。而詳略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爲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係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宇文倣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宏劉昫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爲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

漢志不用漢官爲綱領。而應劭之儀。殘闕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爲綱領。而徐宣瑜之品。有徐氏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爲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爲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爲詳略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爲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略示區分。抑揚咏歎。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爲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書吏爲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卽以一縣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爲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牀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別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歷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略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爲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爲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歷

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閒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爲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爲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隱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爲戶房所領。而編戶烟冊乃屬刑房。以烟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畧之閒。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永清縣志政略序例

近代志家以人物爲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爲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爲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謂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列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肸晉春秋 墨子所引燕春秋 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永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近首吏之尊。

所以與時爲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 賀氏有會稽大守贊。唐志凡二卷 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 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蹟。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 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 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 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敘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爲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略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卽當尸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既往也。黃霸爲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爲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土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爲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蹟。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襃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爲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爲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誌。觀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襃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爲後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縟而文。政畧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井。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詠嘆。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腴。發爲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略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莅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爲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畧。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畧。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而文不免繁。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略 淮南子要略）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略 魚豢典畧）史册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略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爲義歟。

循吏之蹟。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蹟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悃愊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蹟。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瞻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罣誤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粗舉大凡。

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慎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敘官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爲序。非政略之意。故無足責也。

永清縣志列傳序例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脣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爲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爲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黷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

詳。其書遂成瓠落矣。樂史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蹟。略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理專門。畧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爲重輕者也。閻若璩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廢也蓋此等處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爲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爲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畧。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列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爲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複見疊出。使人披閱爲勞。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爲詳畧。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并詳張耳之蹟。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論也。今既裁史

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採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也。是亦時世使然。故司馬氏通鑑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採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撰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略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興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爲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爲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爲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迹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採。輿論習而爲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託之非人。雖有

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文。事實莫考。則託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畧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閒嫠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覈眞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揚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

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託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爲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穉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爲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併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係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爲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爲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爲篇。篇各爲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爲一篇不肯分其篇爲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敍例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敍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爲編。不爲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悞耶。今志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爲之贊各爲論列。抑亦詩人咏嘆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恒。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

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

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敘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爲後此分鄉析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郎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先後畧以時代爲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爲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畧而附焉。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爲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

永清縣志闕訪列傳序例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公穀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

叙。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創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謂愼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敘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閒。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厠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愼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愼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

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蹟。不爲敍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爲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爲存錄。後代蟌蜷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敍。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鬨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云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略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爆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

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䂓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厠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閒。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畧。排纂比次。略州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閒。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子。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塡排偶之辭。閒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託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閒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或可奄藏。入

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爲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爲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敘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邱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即百三十篇所自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即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爲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

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裴駰之注馬。服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為編。家各為說。不為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為家學一人特撰為名家而集衆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即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為草創規條。孰為潤色文采。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廷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傳首敘例詳明其

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爲一縣之書。卽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登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甕。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已長。後起之書。易於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顚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眈悅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索綏撰前涼春秋）端資邊瀏。（劉昞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辭。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

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自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爲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爲後人例也。

永清縣志文徵序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畧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併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爲奏議徵實論說詩賦各爲一卷。總四卷。卷爲敘錄如左。而總敘大指以冠其編。

敘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卽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卽有專家之言。未有博采諸家。彙輯衆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爲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尙。採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鑑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爲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入於國語。以及晉乘楚檮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爲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敘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敘。故事

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辭。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託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鑑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爲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爲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畧具始末。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敘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敘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爲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詞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爲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顚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鑑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爲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册詔

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爲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爲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敘自由舊章。今采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爲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爲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徵實敘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餘。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爲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

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鑑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敍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爲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議。應氏風俗通議。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人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爲考辨。著爲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采錄校別體爲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畧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爲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欵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論說敍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雷屯君子以經論。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

則爲輿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爲論撰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爲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彙觀。竟成複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詠嘆。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爲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爲說部之箚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爲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爲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箚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二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敘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敘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茫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云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畧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爲一畧。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爲部次也。惜其敘例不能申明原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畧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爲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爲一類。雖無敘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

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爲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敘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敘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爲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頹染文士習氣。故悉删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潔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爲世詬詈久矣。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爲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爲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爲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爲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爲人詬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衆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爲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

爲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爲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爲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爲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爲繹史而作。則亦未爲如類者也。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蹟。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爲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略異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致譏挂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爲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類稍異。而其爲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紀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爲叢詬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

貫歟。夫春秋公子諡族諸譜。杜預等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范沈姚李諸家。咸短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范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范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爲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爲決斷去取矣。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爲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爲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衆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衆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棼。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焉具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爲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爲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攬大意。約畧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鄶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尙別裁。則有簡畧其辭。謬託高古。或倣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夫志者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爲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爲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

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册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以爲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爲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爲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爲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爲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爲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爲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爲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

爾雅。非其質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連床疊几。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爲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倣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推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羣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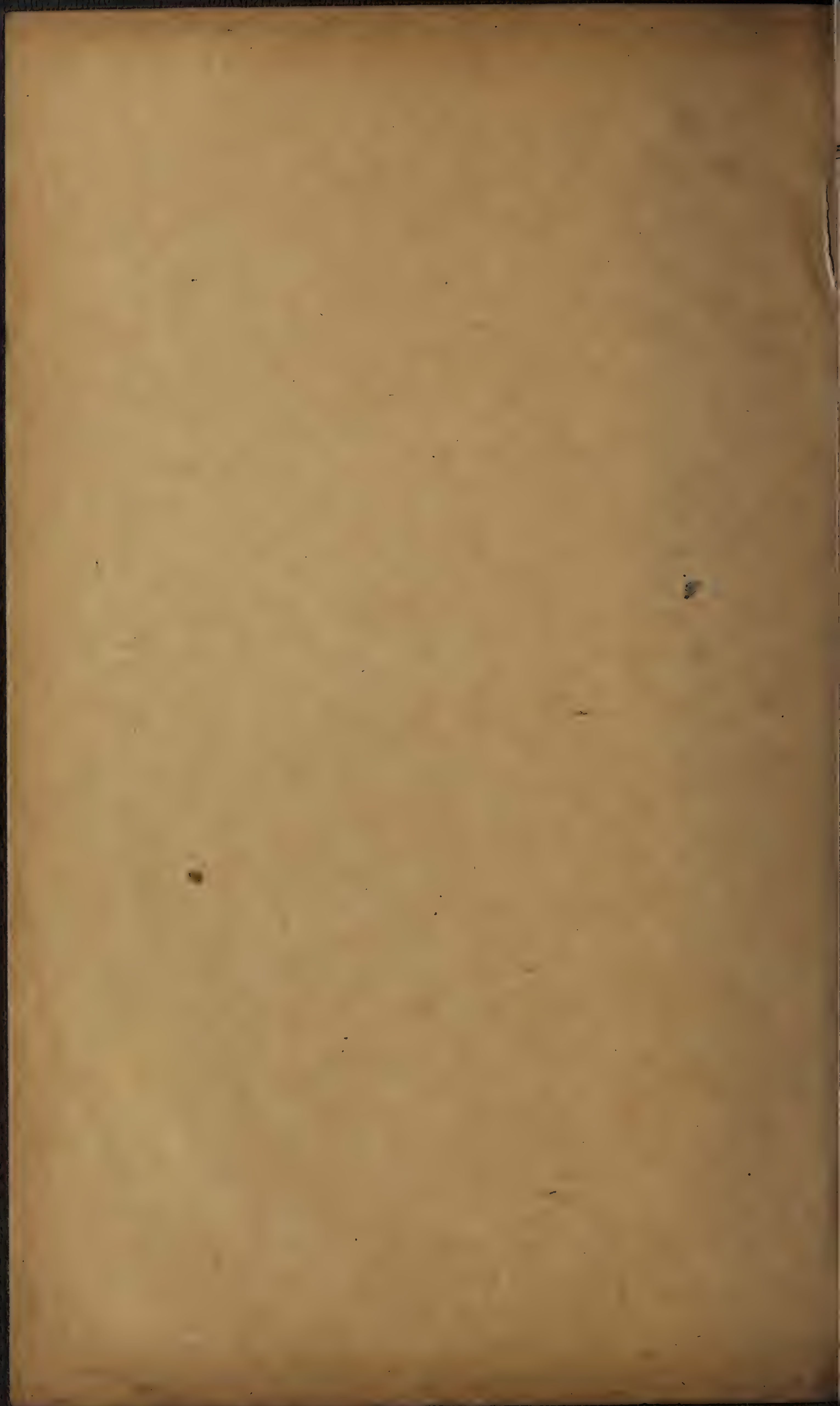
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何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爲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倣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爲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爲唐。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爲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爲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

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爲墨瀋也。故爲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爲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識爲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

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爲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爲掌故。則晉史優爲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併省事迹。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爲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章實齋文史通義

四



文史通義卷第八

外篇三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僕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爲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爲全書總名。

皇恩慶典。當錄爲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爲年譜。典籍法制。則爲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爲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爲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爲

國史取材。否則縱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爲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胥入

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既志藝文。當倣三通七畧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彙。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删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爲館閣讐校取材。斯不失爲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隄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咏。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鼂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論。則即取爲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爲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爲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一凡捐貲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狙公。有何眞見。州郡立志。倣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尙貴眞實。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淩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即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甕。與僕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爲創

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後人矣。一志之爲體。當詳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眞跡。彙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既無及。當建言爲將來法也。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誌壽文。可以漫爲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託作傳。全無徵實。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爲。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罹後患之虛心爾。僕謂譏貶原不可爲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爲事也。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連可騁。文筆典故考訂可誇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

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採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眞據。宜加意採輯。廣爲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奬者。踪跡既實。務爲立傳。以備採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已上六條。就僕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丈夫生不爲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註勤事考成。下不過苟資館穀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啓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牴牾。則其於修志事雖不爲亦可也。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僕往復商論。竊兄底蘊。當非苟然爲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爲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僕於此事無能爲役。辱存商搉。陳其固陋之衷。亦庶幾螢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日前敬籌末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裨高深。聊以塞責云耳。乃辱教答。借奬有加。

高標遠引。辭意懇摯讀之眞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范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轂。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僕。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僕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一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志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僭忘。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爲主。所以避僭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爲體。乃倣書志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核典章。包函甚廣。范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餘。議者譏爲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載也。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彙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淩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撰。

豈知文體既合史例。卽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爲繁瑣也。一成文宜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爲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不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倣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爲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卽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謚。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

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獎。要歐僅列。直不啻花名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設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儒林遊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豈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緒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輪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關。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關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恢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膚濫猥惰為戒。不以篇幅廣狹為拘。乃屬善之善耳。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終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倣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為多文。自後相沿襲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僕則以為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弔詭。其

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强結撰。充備其數。一典章宜歸詳悉也。僕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爲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僞蘇注杜詩。其不可强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後人覺其僞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濳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晰。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注。如濳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因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覩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採輯之也。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爲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繁。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爲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爲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謠諺諸。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爲

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昆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僕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倣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僞質証。可資考核。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爲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爲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爲者。盍稟聞爲當事告焉。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彙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事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爲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范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爲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爲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爲義可爲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爲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

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歎云。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 二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後來易爲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創。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篇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彙八代。史記採三古。而又富創事。故例疏而文約。文苑文鑑。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隋。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鑑之併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志之彙採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量。讀書者但當採掇大意。以爲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云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爲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擬之。若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蕭

唐蕭選。例雖遵嚴。求其一得符合。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而家書恐幾為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入選寥寥。而班范兩史排纂。遂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遷史不載。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選之不逮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兒復思配以文選。遮床架屋。豈為風雲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仿於六朝。而史體亦壞於是。選之無裨於史明矣。考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歎。均可觀采。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為詩經果可兼尚書否。兒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僕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

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於僕。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製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兒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耆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目本無有也。大易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

律令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餘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後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爲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遂不得與於是選也。詩亡而後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士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范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爲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於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顧斤斤畫文於史外。其見尚可謂之卓犖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毆詩史之說。以見之卓見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議 呈天門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迹眞。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衆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粧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

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覈要雅。今擬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爲十條。先陳事宜。後定凡例。庶乎畫宮於堵之意云。一議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敘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庶各不相侵。事有專責。二議考證。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通文獻錄一統志

聖祖仁皇帝御纂方輿路程圖。

大清會典賦役全書之屬。俱須加意採訪。他若邑紳所撰。野乘私記。文編稗史。家譜圖牒之類。凡可資搜討者。亦須出示徵收。博觀約取。其六曹案牘律令文移。有關政教典故風土利弊者。概令錄出副本。一體送館。以憑詳愼銓次。庶能鉅細無遺。永垂信史。三議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貴辨眞僞。凡舊志人物列傳。例應有改無削。新志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櫃。核實無虛。送館立傳。此俱無可議者。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採擇。方准收錄。如開送名宦。必詳曾任何職。實興何利。實除何弊。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乃爲合例。如但云清廉勤愼。慈惠嚴明。全無實徵。但作計薦考語體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開

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見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何等著作。有關名教。孝友亦必闡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品雖毋論庸奇偏至。要有眞迹。便易採訪。否則行皆曾史。學皆程朱。文皆馬班。品皆夷惠。魚魚鹿鹿。何以辨眞僞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遺漏。或生平大節載不盡詳。亦准其與新收人物一例開送。核實增補。四議徵文人物之次。藝文爲要。近世志藝文者。類輯詩文記序。其體直如文選。而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俱無稽考。非志體也。今擬更定凡例。一倣班志刪畧。標分部彙。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爲他日館閣校讐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志。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志。此係

御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掇拾詩文。可取一時題咏。廣登尺幅者也。凡

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畫譜牒。帖括訓詁。均得淨錄副本。投櫃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即未刻行。亦必論定成集者。方准收錄。倘係抄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概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志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逸者。仍准入志。而於目錄之下。注一亡字以別之。五議得例史傳之作。例取蓋棺論定。不爲生人立傳。歷考兩漢以下。如非有先

生李赤諸傳。皆以傳爲遊戲。圬者橐駝之作。則借傳爲議論。至何蕃方山等傳。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爲生人作傳。其實非史法也。邑志列傳。全用史例。凡現存之人。例不入傳。惟婦人守節。已邀

旌典。或雖未

旌獎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統得破格錄入。蓋婦人從一而終。旣無他志。其一生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而此等單寒之家。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或在窮鄉僻壤。子孫困於無力。以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後此修志。不免遺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時政績。卓然可傳。輿論交推。更無擬議者。雖未經沒身論定。於法亦得立傳。蓋志爲此縣而作。爲宰有功此縣。則甘棠可留。雖或緣故被劾。及鄉論未詳。安得沒其現施事迹。且其人已去。卽無諛頌之嫌。而隔越方州。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現居本縣。或現陞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仍不立傳。所以遠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議耳。其例得立傳人物。投遞行狀。務取生平六節。合史例者。詳愼開載。纖瑣飣餖。凡屬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誕。義非懲創。或託神鬼。或稱奇夢者。雖有所憑。亦不收錄。庶免鳧履羊鳴之誚。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爲後人取法。如考體

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誇形勝附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有古蹟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咏。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注之例酌量附體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志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岩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麈綵緣。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志乘。與臥遊淸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爲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蹟。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蓋志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爲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塡入。卽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注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志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載歷任政績。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志。記邑紳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爲兩志。而其行業有見於誌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志。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於彼處註詳見某志。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爲甚。今日修志。尤當首爲釐定。一破俗例者也。七議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尚文辭。苟於事實有關。卽胥吏文移亦所採錄。況上此者乎。苟於事實無關。雖

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勦襲。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至標題之法。一倣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畧曰三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倣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注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傑。他若抒寫性靈風雲月露之作。果係佳搆。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攙入史志之內。方爲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並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爲一書。則志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列。是又卽左國引諺徵謠之義也。八議裁制。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爲重。不無濫收。二則志中列傳。方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蹟。則召怨取譏。三則取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卽取舊傳。裁爲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

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標淸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孝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卽此紀。傳卽此傳。贊卽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今若遽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勦襲雷同之誚。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注之例。可以兩全。蓋取彼舊傳就今志義例。裁爲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爲雙行小字。併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附注本文之下。庶幾舊志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志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尙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爲更張也。九議標題。近行志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采者。不特文無體要。卽其標題。先已不得史法也。如採典故而作考。則天文地理禮儀食貨數大端本足以該一切細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爲兩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爲數篇。連編累牘。動分幾十門類。夫史漢八書十志之例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訪人物而立傳。則名宦鄉賢儒林卓行數端。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而今人每好合併。於是得一逸才。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得一全才。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爲重。牴牾牽强以類括之。夫歷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證據諸

文。不錄本考爾隸藝文本。則事無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簡之羞。行狀碑版諸文。不錄本傳。而錄藝文志。則人無全傳。不得不彌合焉。以是其欵目之數。故志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原於創修郡縣志時。悞倣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為主。描摹宛肖為工。崖顛之碑。巖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遊覽登眺之作。收無孑遺。即徵奧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若夫州縣志乘。即當時一國之書。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廣。豈可與彼一例。而有明以來。相沿不改。故州縣志乘。雖有彼善於此。而卒鮮卓然獨斷。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當一破夙習。以還正史體裁者也。十議外編廿一史中紀表志傳四體而外。晉書有載記。五代史有附錄。遼史有國語解。至

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圖式。所用雖各不同。要皆例以義起。期於無遺無濫者也。邑志猥并錯雜。使同稗野小說。固非正體。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如一產三男。人壽百歲。神仙蹤蹟。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傳。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後。用雜著體零星紀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悉釘餖。先有門類可歸。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也。諸歌謠語。巷說街

談。苟有可觀。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門胡明府。議修縣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搉。其論筆削義例。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而此議前五條則先事之事。宜有彼書所不及者。若彼書所條此議亦不盡入。則此乃就事論事。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論俗例拘牽之病。此較前書爲暢。而藝文一志反覆論之特詳。是又鑒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爲是拔本塞源之論。而斷行新定義例。初非好爲更張耳。閱者取二書而互考焉。從事編纂之中。庶幾小有裨補云。自跋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藝文論附

嗚呼。藝文一志。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負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擠擯。不得已而見之於文焉。已乃其所謂文者。往往竭數十年螢燈雪案苦雨淒風。所與刻肝腎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一瓠拓落。存沒人間。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可勝慨哉。幸而輶軒載筆。得以傳示來茲。然漢史所錄隋志闕亡者。若而人。隋志所錄唐書殘逸者若干家。崇文總目。中興書目。文淵閣目。上下千年。大率稱是。豈造物忌才。精華欲秘歟。抑所撰述精采不稱。不足傳久遠歟。而兩漢以下。百家叢脞。稗俗雜糅。猥鄙瑣屑之談。亦具有存者。則其

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書志。藝文不載書目。故前人著作。未盡搜羅。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今亦不少概見。然則斯考所採。更閱三數十年。其散逸遺亡。視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為諸家惜也。今採摭諸家。勒為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為類附篇末。

論曰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文章彙次。甲乙成編。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證而易詳。文以彙收而大備。故昭明以後。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括代總選。雅俗互陳。凡以輔正史廣見聞昭文章也。第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固宜各有成書。理無可雜。近世多倣國語而修邑志。不聞倣國風而彙輯一邑詩文以為專集。此其所以愛不忍刪。牽率牴牾。一變藝文成法歟。夫史體尚謹嚴。選事貴博採。以此詩文攔入志乘。已覺繁多。而以選例推之。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為成書。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關至鉅。未宜輕議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歸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刪者。暫隸附錄。苟踵事增華。更彙成書。以裨志之不逮。嗚呼。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堯水湯旱。聖世不能無災。回星反火。外物豈能為異。然而石鷁必書。螟蝗謹志者。將以修人

事答天變也。自援神鉤命符讖荒唐。遂失謹嚴。而班范所錄。一準劉向洪範之傳。連類比附。證合人事。雖存警戒。未始無附會矣。夫天人之際。聖人謹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災祥。雜出不一。聖人第謹書之。而不與斤斤規合。若者應何事。若者應何人。非不能也。蓋徵應常變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牽合其實。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毋乃欲謹而反怠歟。草木變異。蟲獸禍孽。史家悉隸五類。列按五事。余以爲祥異固有爲而作。亦有不必盡然。雜以附合者。故據事直書。不分門類。不注徵應。一以年月爲次。人事有相關者。雜見他篇。可自得焉。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闕里備家乘矣。成均輯故事矣。膠庠泮水。寰宇同風。邑事連編採摭。更爲專考。抑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拔水槳宮。拂簴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無事則父老子弟於以觀遊自激。而禮法刑政。民彝物則。胥出於是焉。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爲表裏者也。典型具在。墜緒茫然。撫鐘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興矣。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志爲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

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爲改易。即原定八門。大綱中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爲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傳敍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敍述之文全無法度。以至方志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不雅也。倍則害於事也。文士囿於習氣。各矜所尚。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可爭亦何必爭哉。惟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遠。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爲言。今既隨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爲標概。則不惟志例潔淸。即推而及於記傳敍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害實事矣。如石首縣志。舉文動稱石邑。害於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即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廳。雲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後之觀者。何由而知爲今石首也。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爲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爲縣治邪。至稱令知縣爲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爲尊。結銜猶帶京秩。故

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爲訓。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爲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爲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爲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爲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爲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附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謚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峰岩溪泉。謚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爲史家書事法歟。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臺卿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尚得謂其人歟。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爲該氏。則於義爲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爲節

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卽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爲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經生之爲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倣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貞。所謂習焉不察者也。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爲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爲經典。同爲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旐之夢。而係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爲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爲矢志栢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栢舟者以栢木爲舟耳。詩人託以起興。非栢舟遂爲貞節之實事也。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鳩不可遂指爲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爲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苟狥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寧紹台兵備道也。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淩之。見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余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余曰余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須隨俗。則世俗人皆可爲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爲集衆設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爲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名爲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

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覈實可稽。斷無悞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爲完書。豈僅爲三數百年以內設邪。余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悞。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爲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爲之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戴拂衣徑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爲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蹟。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蹟。庸史不解此創

例也。余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爲專門。古蹟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爲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爲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倣史例也。史於姦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不聞不以爲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蹟爲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爲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爲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爲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爲歸。錯綜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斯爲美也。今來稿

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前居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歷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歷。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牘。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語之徵。乃眞仿舊聞而畫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義例。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尙未采備。其餘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尙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別爲文徵。今倣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爲低格分載。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誌記敘之文。多刪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又表之爲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爲表而實非表戶籍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其實劉向七略別錄。未嘗不表其人。畧同傳體。然班氏撰入漢藝文志。則各自爲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爲得禮

今又不免反客而爲主矣。已上諸條。極知瞽蒙之見。無當采擇。且不自揣而爲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瀆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略也。

覆崔荊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讌贈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冒瀆。抱慙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曾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嘆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見送志稿時。執事留日無多。即云志頗精當。內有訛錯。亦易改正。數語即爲定評。今諸縉紳磨勘月餘。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詆詰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慙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顛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然牴牾。然校書如仇。議禮成訟。辨書之有簽商往復。亦事理之常。否則古人不必立校讐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較訂參閱之銜名矣。況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辦理錯悞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致時代有差。雖曰舛悞。亦不盡無因也。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詆訶。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況文理果係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又何難以嚴師奉之。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云。方志爲

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云刪要以備用爾。語出史記。初非深僻。而簽改爲要典。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爲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徵二聖祠記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頃復活化卽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簽立化句云有悞否。則下文復活無根。由此觀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訶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職官科目之表。舛悞自應改正。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欵名目注於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併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內各注名目。最爲執簡馭繁之良法。今簽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悞。自應簽駁改正可也。今簽忽云學校之記。當前署廨列後。寺觀再次於後。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類未爲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諳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其餘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餘。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者矣。刱志風俗。襲百舊文。以謂士敦廉讓。今觀此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欵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因思執

爭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彙集多日。紛措如麻。爲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簦蹔覆。以聽進止可耳。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大名自併魏移治府城。號稱畿南衝要。而縣志尚未裒合成書。文獻之徵。闕焉未備。余有志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搉。採取兩縣舊志。參互考訂。益以後所見聞。彙輯爲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采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五十年春正月書成。會余遷河間府同知。尋以罣悞免官。羈迹舊治。而繼爲政者。休寧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爲志之由。而質之吳君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余論修志事。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余徵其說。章君曰郡縣志乘。卽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倣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爲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

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即後世圖經所由倣也。是方志之輿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余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間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畧見於羣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志之類。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志。其總彙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統彙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產古蹟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而非所以爲書之本意也。故形勝必用駢儷。人物節取要畧。古蹟流連景物。祠廟亦載遊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爲一方文獻之徵。甚陝然也。余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爲非也。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蹟。遊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統志之例。稽寰宇之剩義。刪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余曰古之方志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

據之雄。大抵國自爲制。其體固不侔矣。郡縣之志。則漢人所爲。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今可見者宋志十有餘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爲全志。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餘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羅志蕪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羅志意存著述。范志筆具剪裁。其所長也。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剪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覈而不蕪。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何爲文人習氣。蓋倣韓退之畫記。而敍山川物產。不知八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倣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猶文人狥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無論矣。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託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專家之旨。辭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志爲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

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志為史部要删。則胥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焉。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志。則荒畧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悞倣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盡也。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之以輕心焉。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七志分別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致散渙也。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蕪穢也。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畧文飾。失徵信也。鄉薦紳不余河漢勤勤討論。勒為斯志。庶幾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謂悞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專家。則余謝不敏矣。

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得黔中以為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後漢嘗移荆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來。益為全楚關鍵。五季馬氏。既併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蓋北屏荆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為控要之區。不其然歟。我

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爲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滿洲將軍駐防荆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後雖分湖南北爲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余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䕫。悃愊吏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畧具矣。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瑕荒陋。不可究詰。百餘年之文獻。又邈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余謂此能知其大也。雖然方志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貴有恆。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識焉耳。卽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會稽章典籍學誠。遊於余門。數爲余言史事。犁然有當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爲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爲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爲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爲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爲畧者一。爲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志附會古蹟題詠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删落。其有記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爲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別撰文徵七卷。自爲一書。與志相輔而行。其搜剔之餘。畸

言胜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爲叢談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爲山鎭。漸澧滄浪之爲川澤。慫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爰求前蹟。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温衞輿其人。興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蓋政之有恆。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味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爲求治理者法焉。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荊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衝要巖劇於前明。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爲重望云。三代畫州。荊域袤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荊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六朝爭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幀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爲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爲都會。我

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部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衆南北之衝。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兵民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禦。視昔爲重。乾隆戊申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
天子南顧噎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莅。發帑二百萬金。鉅工大役。次第興舉。余於是時奉
命來督兩湖。夙夜惕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
詔旨。咨於羣公。詢於寮寀。羣策材力。幸無隕越。而億兆生靈。皆蒙愷澤。而出於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爲後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荊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宏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懍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羣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

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為主。藝文乃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倣選例以輯文徵。自云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為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餘。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為志餘。亦非史法。今乃別為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復商搉。時亦取衷於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敍於卷端。

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石首為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弦。易名建寧。尋還繡林山左。復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朝至今文物聲名。為荊部稱盛。縣志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疎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余撰

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掣劃八門。合首尾爲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余爲之序。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爲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爲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咏。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尙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敍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爲綱也。次曰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蹟。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曰選舉。辟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興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畧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爲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榜爲虛名。藝文謹書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爲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爲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爲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編首。徐文附說。綴於篇末。則爲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

備。乃知方志爲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爲長吏飾儒雅之名也。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爲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羣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爲治。夫攬取必因形勢。爲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如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爲足盡職業。文采狗飾爲足盡其能事。是則雖爲一縣一志。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爲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官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爲篇敘。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爲修志楷模。可爲倖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爲高簡邪。志乃史裁。苟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蹟。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爲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

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為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剌不可勝詰矣。方志不當僭列帝王。姑且勿論。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為刪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為刪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為中閒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為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為蕪為僭。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不可具者。志為七篇。與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范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為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

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褒貶並施。尚爲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爲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後矣。康爲作序。亦極稱之。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蹟中。入唐詩數首爲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爲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爲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强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爲稍優。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併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係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爲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爲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

之。而自敘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爲誰。稱其尊屬爲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爲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三謬也。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爲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爲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後人以縑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爲多。故以篇爲文之起訖。而卷則槪以軸之所勝爲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册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爲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爲册。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爲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餘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爲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餘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爲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爲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創。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槪可知矣。

書吳郡志後

范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蹟。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

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塚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咏。曰雜志。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莫能決。遂藏學宮。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從文公嘉言。石湖客也。諳學問故實。曰。是書猶未列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闕遺。訂其悞僞。而不自別爲續焉。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簽公碑公墓。載所爲書篇目可考云云。其爲人所推重如此。今學者論宋人方志。亦推羅氏新安志。與范氏吳郡志。爲稱首。無異辭矣。余諦審之。文筆亦自清儁。後世方志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間及署中亭臺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事。此固可無論也。第他事詳郡畧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郡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且沿革敘入宋代。則云開寳元年。吳越王

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據云政和三年。陞蘇州爲平江府。上無蘇州之文。忽入陞州爲府。文指亦不明矣。通體采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爲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間亦考訂方音是矣。徐祐輩九老之會。章岵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爲盛事。不當入風俗也。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既入縣記。而學校彙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倫。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宇之後。亦非法度。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提舉常平鹽茶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體例未畫一也。牧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官吏不載品制員額。而但取有可傳者。亦爲疏略。功曹掾屬。與令長相間雜次。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古蹟與祠廟官宇園亭冢墓宮觀寺山川等。頗相混亂。別出虎邱一門於山之外。不解類例牽連詳略互注之法。則觸手皆荊棘矣。人物不自撰著。裁節史傳。亦纂類之例也。依次編爲八卷。不用標目分類。尙爲大雅。然如張顧大族。代有聞人。自宜聚族爲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時代亦復間有顚倒。不知諸葛之萃合一編。前後不亂。豈今本訛錯。非范氏

之原次歟。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縱欲嚴其分別。亦當次於人物之後。別其題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後。間以進士題名。士物宮觀府郭寺郊外寺縣記塚墓。凡十二卷。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遂使物與人事。淆雜不清。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士物搜羅極博。證事亦佳。但干將莫邪屬鏤之劍。吳鴻扈稽之鉤。傳記所載。一時神物。亦復難以盡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類矣。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考證疎而不至於陋。詩賦雜文既注各類之下。又取無類可歸者。別爲雜咏一門。雖所收不惡。亦頗嫌漫濫無當也。每見近人修志。識力不能裁斷。而又貪奇嗜瑣。不忍割愛。則於卷末編爲雜志。或曰餘編。蓋緣全志分門。如布算子。無復別識心裁。故於事類有難附者。輒爲此卷。以作蛇龍之菹。甚無謂也。今觀范氏志末。亦爲雜志。則前輩已先導之。其實所載皆有門類可歸。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塡。蓋宋人詩話家風。大變史文格律。其無當於方志專家。史官繩尺不待言矣。其所以爲世所稱。則以石湖賢而有文。又貴顯於當時。而翦裁筆削。雖不合於史法。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固爲矯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爲方志之佳。則不確矣。

書姑蘇志後

王鏊姑蘇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爲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梁。次官署。次學校。次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蹟。次冢墓。次吳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宦績。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薦舉藝術雜技遊寓列女釋老。凡一十三類。殿以紀異雜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爲齊。名宦分卷爲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爲十。而忠義與孝友。合爲一卷。儒林與文學。合爲一卷。倉場與驛遞。合爲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總六十卷。亦約略紙幅多寡爲之。無義例也。蘇志名義不一。即范氏成大。以蘇州爲吳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爲姑蘇志。所謂貴耳而賤目也。然郡縣志乘。古今率鮮善本。如范氏王氏之書。雖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惡爛之中。猶爲矯出。今本蘇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緣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斷不出於是者。如發端之三表是也。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縣爲郡邑。其謬不待言矣。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爲目。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無論體例不當。即其自標郡邑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無縣名。不識知縣[illegible]可異者。表之爲體。縱橫以分經緯。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支。

所謂同經異緯。參差不齊。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為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標為緯。後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縱標而得其時世。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或先或後。或在同時。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時。則無難列敘而書。斷無經緯作表之理。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夫州則蘇州也。國則吳國也。郡則吳郡也。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稱吳國時。並無蘇州。稱蘇州時。並無吳郡。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則按欵羅列。閱者自知。今乃縱橫列表。忽上忽下。毫無義例。是徒亂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顚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權攝。猶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無權守。有尉即無攝尉。權攝官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虛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為也。職官列表。當以時制定名。守令之表當題府縣官表以後。貫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義固無礙矣。至於今守令表。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名實之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刪同知以下。縣官但列知縣。而刪丞簿之屬。此何說也。又表有經緯。經緯之法。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故類之與表。勢不兩立。表則不能為類。類則無所

月表。亦胥吏之所通曉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異制。簡編繁重。畫時代以分卷可也。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爲經。上書鄉會科年爲緯。舉人進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爲名。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爲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此類也。且第進士者。必先得舉人。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後。是於事爲倒置。而觀者耳目且爲所亂。又胥吏所不爲也。凡此謬戾。如王氏鏊號爲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漬於文人習氣。以表無文義可觀。不復措意。聽一時無識之流。妄爲編輯。而不知其貽笑識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至於官署建置亭樓臺閣。所列前人碑記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敍述。創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稱爲州。忽稱爲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據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爲蘇州。政和五年以後。名爲平江路府。終宋之世無吳郡名。范志標題既謬。則志文法度。等於自鄶無譏。王氏不知改易。所謂謬也。又敍自古兵革之事。列爲平亂一門。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賦。坊巷風俗。戶驛兵倉。皆數典之目。宦蹟流寓人物列女。皆傳述之體。平亂名篇。既不類於書志數典亦不等於列傳。若人自當別識。記載務得倫序。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乃不致於不類之譏。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責於此志也。其餘文字小疵。編摩偶舛。則更不足深求也。蘇志爲世盛稱。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詆先哲也。

書灤志後

家存灤志四帙。板刻模糊。脫落顚倒。不可卒讀。蓋乾隆四十七年。主講永平。故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屬余撰輯州志。因取舊志視余。卽其本也。按明史藝文志。有陳士元灤州志十一卷。陳字養吾。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灤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見明志。而史不列傳。應城縣志有傳而無書目。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余少僑應城。求其所著。一無所見。聞前知縣江浦金嶒。盡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尙稱陳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紹岐。依例續補。雖十一卷之次。不可復尋。而門類義例。無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會靑螺郭公。議修許州志。公曰。海內志書。李滄溟靑州志第一。其次卽爲灤志。似指陳君原本而言。其書與人均爲當世盛稱。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今觀其書。矯誣迂怪。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文理至此。竟不復可言矣。陳君以博贍稱。而灤志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靑螺氏又如此妄贊。不可解矣。其書分四篇。一曰世編。二曰疆里。三曰壤則。四曰建置。世編用編年體。倣春秋書法。實爲妄誕不根。篇首大書云。帝嚳氏建九州我冀。分傳云書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書云黃帝逐葷粥。傳云書葷粥何。我邊郡也。又大書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齊餓死於首陽。封召公奭於

燕。我燕分此皆陳氏原編。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魯國之書。臣子措。辭義有內外。故稱魯爲我。非特別於他國之君。且魯史既以國名。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爲魯。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縣之世。天下統於一尊。珥筆爲州縣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穀傳經。出於經師授受。隱微之旨。難以遽喻。則假問答而闡明之。非史例也。州縣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隱義。待巳闡明。而自書自解自問自答既非優伶演劇。何爲作獨對之酬酢乎。且劉氏史通。嘗論晉紀及漢晉春秋。力詆前人摹擬。無端稱我。與假設問答。俱在所斥。陳氏號爲通博。獨未之窺乎。國史且然。况州縣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紕繆。殷祀爲年。兩不相蒙。洪範爲箕子陳疇。書法變例。非正稱也。陳氏爲夷齊之故。而改年稱祀。其下與封召公同蒙其文。豈將以召公爲殷人乎。且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非絕粒殉命之謂也。大書識其年歲。不偵甚乎。即此數端。尚待窺其餘乎。其世編分目爲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興。其稱我朝者。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題中興者。斷始嘉靖二十九年。實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勝概。曰風俗。曰往蹟。壤則之目有七。曰戶口。曰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馬政。曰兵政。曰驛傳。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學。曰倉庫。曰鋪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樓閣。曰橋渡。曰秩祀。曰寺觀。而官師人物。科目選

舉。俱在編年之內。官師則大書年月某官某人來任。其人有可稱者。卽倣左傳之例。注其行實於下。科目則曰某貢於學。某舉於鄉。某中某榜進士。其有可稱者。亦同官師之例。無則闕之。孝義節烈之得旌者。書於受旌之日。而闡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與夫節孝之婦貞淑之女。偶不及旌。則無入志之例矣。尤有異者。侯君續陳之志。於明萬歷四十七年。大書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號於下。復大書馮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又書知州林應棨來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圖。國朝史筆。於書明事不關於正朔者。並不斥去。天啟崇禎年號。藉曰臣子之義。內本朝而外前明。則既書天命年號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當加明字以別之。庶使閱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馮運泰乃明之進士。林應棨乃明之知州。隸於本朝年號之下。又無明字以爲之區別。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爲本朝之科第職官。不亦誣乎。至灤志標題亦甚庸妄。灤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稱灤志。則閱題簽者。疑爲灤水志矣。然明藝文志以陳士元撰爲灤州志。則題刪州字。或侯紹岐之所爲。要以全書觀之。此等尚屬細事。不足責也。

書靈壽縣志後

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隴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於史學。所撰靈壽縣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則重陸之爲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志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

余按陸氏靈壽縣志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災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災祥物產。均合於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略。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敘例皆云土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士著者不可侈靡爭競。尤爲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爲作書之旨。其用心眞不愧於古循良吏矣。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有所興廢於其縣者。及與縣人傅維雲。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徒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是於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illegible]去。以此依附。[illegible]矣。豈可以爲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

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説則迂誕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無藉書志以詳。亦莫如孔子。以爲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闕里之志可焚毁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爲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删而不載。以謂闢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爲闢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爲邪而闢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遺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

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爲公所。多遴僧道以爲典守。於事大有所賴。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未嘗害於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官師選舉。止詳

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爲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删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

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方志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爲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

本朝

帝

后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爲不謹嚴也。至於篇末與傳維雲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而强辭不準於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畧。維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畧。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傳祠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傳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於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繫辭。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於措辦。故爲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

爲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爲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時。惟相定公爲夾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不入左傳。亦爲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畧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爲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尙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爲擬。尤學究壓人故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耶。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云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爲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載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爲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志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方志藝文。雖爲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說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

校讎通義卷第一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敍曰。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讎。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尚存宋志已逸是不復見矣所可推者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讎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爲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詳且備。然亦未究求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後。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製。不能

無所疎漏。亦其勢也。今爲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校讎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鳌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

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右一之一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爲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即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敘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

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卽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卽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卽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爲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爲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歷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卽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爲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尙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畧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卽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旣謂之集。自不得强列

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敘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爲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爲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爲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畧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删去崇文敍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右三之一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顏注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

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省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爲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識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法。以故校讎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卽矛陷盾。樵又無詞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錄之創爲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爲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元尙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卽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右三之三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

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語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爲用。譜牒與歷律之書。相資爲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右三之四

別類敍書。如列人爲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右三之五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當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大都不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為弔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畧也。此亦足以疑悞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讎。然

藝文一畧。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爲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爲張唐英。則二人而悞爲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不一。亦開歧悞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元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餘所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

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僞孔傳。乃采鄭元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爲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他書者爲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畧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右六之二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爲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讐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遣官校書久任之說。眞得校讐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見奇書秘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即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在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眞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脞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袤不衷之說。淫詖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爲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爲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旦爲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館閣校讐未必盡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則窒礙難行甚或漸啓挾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一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右七之一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讐中秘。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讐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秘之謂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讐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讐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衆手為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讐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讐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畧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讐

之良法歟。

右七之三

古人校讐。於書有訛悞。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後人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併省劉歆七畧。遂使著錄互見之法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尙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爲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矣。南宋鄭寅七錄。猶以藝方技爲三門。蓋亦七略之遺法。然列其書於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國柱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語言。而術業之悞。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錄殘逸第八

凡著錄之書。有當時遺漏失載者。有著錄殘逸不全者。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尚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翺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校讎家所當歷稽載籍補於藝文之署者也。

藏書第九

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以謂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說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至於學者已久失其傳。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爲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剎。然則尼山泗水之間。有謀爲穴藏書之舊典者。抑亦可以補中秘之所不逮歟。

校讎通義卷第二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校讎諸論。於漢志尤所疏略。蓋樵不取班氏之學故也。然班劉異同。樵亦未嘗深考。但譏班固續入揚雄一家。不分倫類而已。其劉氏遺法。樵固未嘗討論。而班氏得失。樵議亦未得其平允。夫劉略班志。乃千古著錄之淵源。而樵著校讎之略。不免疏忽如是。蓋創始者難爲功爾。今欲較正諸家著錄。當自劉略班志爲權輿也。

右十之一

鄭樵以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劉略班志不收。以爲劉班之過。此劉氏之過。非班氏之過也。劉向校書之時。自領六藝諸子詩賦三略。蓋出中秘之所藏也。至於兵法術數方技。皆分領於專官。則兵術技之三略。不盡出於中秘之藏。其書各存專官典守。是以劉氏無從而部錄之也。惟是申韓家言。次於諸子。仲舒治獄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當

時不責成於專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遺憾也。班氏謹守劉略遺法。惟出劉氏之後者間爲補綴一二。其餘劉氏所不錄者。東京未必盡存。藝文佚而不載。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敘傳。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韓嬰詩傳引荀卿非十子並無譏子思孟子之文 此敘述著錄。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然立法創始。不免於疎。亦其勢耳。如封禪羣祀入禮經。太史公書入春秋。較之後世別立儀注正史專門者爲知本矣。詩賦篇帙繁多。不入詩經。而自爲一略。則敘例尚少發明其故。亦一病也。諸子推本古人官守。當矣。六藝各有專官而不與發明。豈爲博士之業所誤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善法具舉。徒善徒法皆一偏也 本末兼該。部次相從。有倫有脊。使求書者可以即器而明道。會偏而得全。則任宏之校兵書。李國柱之校方技。庶幾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稱是。故劉略班志不免貽人以口實也。夫兵書略中孫吳諸書。與方技略中內外諸經。即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謂形而上之道也。兵書略中形勢陰陽技巧三條。與方技略中經方房中神仙三條。皆著法術名數。所謂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後。體用分明。

能使不知其學者。觀其部錄亦可瞭然而窺其統要。此專官守書之明效也。充類求之。則後世之儀注。當附禮經爲部次。史記當附春秋爲部次。縱使篇帙繁多。別出門類。亦當申明敘例。俾承學之士。得考源流。庶幾無憾。而劉班承用未精。後世著錄。又未嘗探索其意。此部錄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書方技之部次。既以專官而能精矣。術數亦領於專官而謂不如彼二略。豈太史尹咸之學術不逮任宏李國柱耶。答曰此爲劉氏所誤也。術數一略。分統七條。則天文歷譜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則陰陽蓍龜雜占三條當附易經爲部次。歷譜當附春秋爲部次。五行當附尚書爲部次。縱使書部浩繁。或如詩賦浩繁。離詩經而別自爲略。亦當申明源委於敘錄之後也。乃劉氏既校六藝。不復謀之術數諸家。故尹咸無從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則後世天文地理之專門書也。自立門類。別分道法。大綱既立。細目標分。豈不整齊而有當乎。

右十之五

天文則宣夜周髀渾天諸家。下逮安天之論。談天之說。或正或奇。條而列之。辨明識職。所謂

道也。漢志所錄泰一五殘星變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地理則形家之言專門立說。所謂道也。漢志所錄山海經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以此二類。專門部勒。自有經緯。而尹咸概收術數之篇。則條理不審之咎也。山海經與相人書爲類漢志之授人口實處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險易。關塞邊防。則與兵書形勢之條相出入矣。若主陰陽虛旺宅墓休咎。則與尚書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門類。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務要於全。則又重複互注之條不可不講者也。任宏兵書一略。鄭樵稱其最優。今觀劉略重複之書。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絕無其例。是則互注之法。劉氏且未能深究。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刪併之。可勝惜哉。

右十之七

後世法律之書甚多。不特蕭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後世故事之書甚多。不特張蒼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論治之書。若呂氏春秋漢志入於雜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後世會典會要之屬賈誼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論治體漢志入於儒家誤矣諸家之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屬。

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例以義起。斟酌損益。惟用所宜。豈有讀著錄部次而不能考索學術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漢志失載律令章程。固無論矣。假令當日必載律令章程。就劉班之七略類例。宜如何歸附歟。答曰太史公書之附春秋。封禪羣祀之附禮經。其遺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後。章程本當別立政治一門。漢志無其門類。然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皆屬故事之書。而劉班次於諸子儒家。則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漢志疏略。由於書類不全。勉強依附。至於虛論其理與實紀其蹟者。不使體用相資。則是漢志偶疏之處。禮經春秋兵書方技便無此病而後世之言著錄者。不復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鄭樵譏章程律令之不載漢志。以為劉班之疏漏。然班氏不必遽見西京之全書。或可委過於劉畧也。若劉向別錄劉歆七畧。則班氏方據以為藝文之要删。豈得謂之不見其書耶。此乃後世目錄之鼻祖。當時更無其門類。獨不可附於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敘錄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著錄之為道也。即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

七畧之所以長也。又云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此又後世著錄紛挐不一之弊也。然凡以名治之書固有所以附矣。後世目錄繁多即可自爲門類

右十之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鄭樵譏班固敘列儒家。混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爲一。總謂揚雄所敘三十八篇。謂其胸無倫類。是樵之論篤矣。至謂太元當歸易類。法言當歸諸子。其說良是。然班固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是樂與箴本二書也。樵誤以爲一書。又謂樂箴當歸雜家。是樵直未識其爲何物。而强爲之歸類矣。以此譏正班固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按樂四未詳。箴則官箴是也。在後人宜入職官。而漢志無其門類。則附官禮之後可矣。

右十一之一

鄭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謂非任宏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鄭樵深惡班固。故爲是不近人情之論。凡意有不可者。不爲推尋本末。有意增刪遷就。强坐班氏之過。此獄吏鍛鍊之法。亦如以漢志書爲班彪曹昭所終始。而古今人表則謂固所自爲者。惟此蓋心不平者不可與論古也。按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

注出之兵權謀中而入於禮。樵固無庸存疑似之說也第班志敘錄稱軍禮司馬法。鄭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官職掌。如考工之記本非官禮。亦以司空職掌附著周官。此等敘錄最爲知本之學。班氏他處。未能如是。而獨於此處能具別裁。樵顧深以爲譏。此何說也，第班氏入於禮經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復著錄。未盡善也。當用劉向互見之例。庶幾禮家不爲空衍儀文。而兵家又見先王之制。乃兩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與今本不同。班氏僅稱太公。並無兵法二字。而鄭樵又增益之。謂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觀班固自注。尙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權謀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諸家。則劉氏七略本屬兩載。而班固不過爲之刪省重複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强收於道也。注省者劉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劉錄於此而班錄於彼也如司馬法劉氏不載於禮而班氏入之則於禮經之下注云入司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劉略既載於道又載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權術皆本於道。先儒論之備矣。劉略重複互載。猶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意也。發明學術源流之意況二百三十七篇之書。今既不可得見。鄭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目。以謂止有兵法。更無關於道家之學術耶。

右十一之二

鄭樵譏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爲春秋類。是鄭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

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也。且如漢世以紀傳一家列之正史。而編年自爲一類。附諸正史之後。今太史公書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譏之矣。至於國別之書。後世如三國十六國九國十國之類。自當分別部次。以清類例。漢志書部無多。附著春秋。最爲知所原本。又國語亦爲國別之書。同隸春秋。樵未嘗譏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漢著記則後世起居注之類。當時未有專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後史當歸故事。而漢志亦無專門。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則當入於歷譜。漢志既有歷譜專門。不當猶附春秋耳。然歷譜之源。本與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劉歆任宏重複著錄之理推之。戰國策一書。當與兵書之權謀條。諸子之縱橫家。重複互注。乃得盡其條理。秦大臣奏事當與漢高祖傳孝文傳（注稱論述及詔）諸書同入尚書部次。蓋君上詔誥臣下章奏皆尚書訓誥之遺。後世以之撓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當視此。

右十一之四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自劉班而後。藝文著錄。僅知甲乙部次。用備稽檢而已。鄭樵氏興。始爲辨章學術。考竟源流。

於是特著校讎之畧。雖其說不能盡當。要爲畧見大意。爲著錄家所不可廢矣。樵志以後。史家積習相沿。舛訛雜出。著錄之書。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則無人繼起爲之申明家學之咎也。明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其書之得失。别具論次於後。特其糾繆一卷。譏正前代著錄之悞。雖其識力不逮鄭樵。而整齊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節取者焉。其糾漢志一十三條。似亦不爲無見。特竑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於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而觀其所議。乃是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此則可謂簿記守成法而不可爲校讎家議著作也。今卽其所舉各爲推論以進於古人之法度焉。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漢志周書入尚書爲非。因改入於雜史類。其意雖欲尊經。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按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周書卽尚書也。劉氏史通述尚書家。則孔衍漢魏尚書王劭隋書皆次尚書之部。蓋類有相仍。學有所本。六藝本非虛器典籍各有源流。豈可尊麒麟而遂謂馬牛不隸走部尊鳳凰而遂謂燕雀不隸飛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漢志尚書類中議奏四十二篇入尚書爲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議奏之不當入集。已

別具論。此不復論矣。考議奏之下班固自注謂宣帝時石渠論也韋昭謂石渠爲閣名於此論書。是則此處之所謂議奏。乃是漢孝宣時於石渠閣大集諸儒討論經旨同異。帝爲稱制臨決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屬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議。其實與疏解講義之體相類。劉班附之尚書宜矣。焦竑不察而妄附於後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邪。秦大臣奏事入於春秋此爲劉班之遺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漢志司馬法入禮爲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見班固自注。本隸兵家。經班固改易者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漢志戰國策入春秋爲非。因改入於縱橫家。此論得失參半。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漢志五經雜議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經解。其說良允。然漢志無經解門類。入於諸子儒家。亦其倫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漢志爾雅小爾雅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小學。其說亦不可易。漢志於此一門本無義理。殆後世流傳。錯悞也。蓋孝經本與小學部次相連。或繕書者悞合之耳。五經雜議與爾雅之屬。皆緣經起義。類從互注則益善矣。解經小學儒家三類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漢志弟子職入孝經爲非。因歸還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別出之法。其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惟是弟子之職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傳成法。輯管子者採入其書。前人著作。此類甚多。今以見於管子而不復使其別見專門。則小爾雅亦已見於孔叢子。而焦氏不還孔叢。改歸小學。又何說耶。然弟子職篇。劉班本意附於孝經與附於小學。不可知矣。要其別出義類。重複互注。則二類皆有可通。至於六藝中畧論語孝經小學三門不入六藝之本數。則標名六藝而別種九類。乃是經傳重輕之權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別出之法。漢志僅存。見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禮記而已。充類而求。則欲明學術源委。而使會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敘天文之書。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言天。淮南天象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後專門天文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求天文者無遺憾矣。

敍時令之書。當取大戴禮夏小正篇。小戴記月令篇。周書時訓解諸篇。裁列時令部首。而後專門時令之書。以次列爲類焉。敍地理之書。當取禹貢職方。管子地圓。淮南地形。諸史地志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後專門地理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皆可無遺憾矣。漢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賴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糾之以爲繆。必欲歸之管子而後已焉。甚矣校讎之難也。

右十二之九

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裂。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章而釽之。句而釐之。牽率名義。紛然依附。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爲。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當世。今皆會萃於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讎編次。本無一定之規也。月令之於呂氏春秋。三年問樂記經解之於荀子。尤其顯焉者也。然則裁篇別出之法。何爲而不可以著錄乎。

右十二之十

焦竑以漢志晏子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說。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

爲之歸其書於墨家。非以晏子爲墨者也。其說良是。部次羣書。所以貴有知言之學。否則猶於其名而不考其實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豈以梁惠王爲儒者哉。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以漢志高祖孝文二傳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制詔。此說似矣。顧制誥與表章之類。當歸故事。而附次於尙書。焦氏以之歸入集部。則全非也。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以漢志管子入道家爲非。因改入於法家。其說良允。又以尉繚子入雜家爲非。因改入於兵家。則鄭樵先有是說。竑更申之。按漢志尉繚本在兵形勢家。書凡三十一篇。其雜家之尉繚子書止二十九篇。班固又不著重復併省。疑本非一書也。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以漢志山海經入形法家爲非。因改入於地理。其言似矣。然漢志無地理專門。以故類例無所附耳。竊疑蕭何收秦圖籍。西京未亡。劉歆自可訪之掌故。乃亦缺而不載。得非疎歟。且班固創地理志。其自注郡縣之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即秦圖籍文也。西京奕世及新莽

之時。地名累有更易。見於志注。當日必有其書。而史逸之矣。至地理與形法家言相爲經緯。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以漢志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凡五出爲非。因總入於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尚書。而陰陽蓍龜本之於周易也。凡術數之學。各有師承。龜卜蓍筮。長短不同。志並列之。已嫌其未析也。焦氏不達。概部之以五行。豈有當哉。

右十二之十五

校讐通義卷第三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漢志六藝第十三

六經之名。起於後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莊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莊皆孔氏再傳門人。（二子皆子夏氏門人。去聖未遠。）其書明著六經之目。則經解之出於禮記。不得遂謂勦說於荀卿也。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爲憲章。故述之而無所用作。以其官守失傳而師儒習業。故尊奉而稱經。聖人之徒。豈有私意標目。強配經名。以炫後人之耳目哉。故經之有六。著於禮記。標於莊子。損爲五而不可。增爲七而不能。所以爲常道也。至於論語孝經爾

雅則非六經之本體也。學者崇聖人之緒餘而尊以經名。其實皆傳體也。非周公舊典官司典常可以與六經相表裏。而不可以與六經爲並列也。蓋官司典常爲經。而師儒講習爲傳。其體判然有別。非謂聖人之書有優有劣也。是以劉歆七畧。班固藝文。敘列六藝之名。實爲九種。蓋經爲主而傳爲附。不易之理也。後世著錄之法。無復規矩準繩。或稱七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三經。紛紛不一。若紀甲乙部次。固無傷也。乃標題命義自爲著作。而亦狥流俗稱謂。可謂不知本矣。計書幾部爲幾經可也劉敞七經小傳黄敏九經餘義本非計部之數而不依六藝之名不知本也

右十三之一

孝經本以經名者也。樂部有傳無經者也。然樂記自列經科。而孝經止依傳例。則劉班之特識也。蓋樂經亡而其記猶存。則樂之位次固在經部。非若孝經之出於聖門自著也。古者諸侯大夫失其配。則貴妾攝主而行事。子婦居嫡。固非攝主之名也。然而溯昭穆者不能躋婦於舅姑之列。亦其分有當然也。然則六藝之名。實爲七略之綱領。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右十三之二

讀六藝畧者必參觀於儒林列傳。猶之讀諸子畧必參觀於孟荀管晏老莊申韓列傳也。詩賦略之鄒陽枚乘相如揚雄等傳兵書略之孫吳穰苴等傳術數略之龜筴日者等傳方技略之扁鵲倉公等傳無不皆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藝文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敘述戰國秦漢之間著書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別。反復而論次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校書諸敘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敘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所以爲詳畧互見之例也。是以諸子詩賦兵書諸畧。凡遇史有列傳者。必注有列傳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參互而觀也。藝文據籍而紀。其於現書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書。固其勢也。古人師授淵源。口耳傳習。不著竹帛者。實爲後代羣籍所由起。蓋參觀於列傳而後知其深微也。且如田何受易於王同周王孫丁寬三人。藝文既載三家易傳矣。其云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然則所謂五傳之際。豈無口耳受授之學乎。是藝文易家之宗祖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三家易傳其先固有所受乎。費高二家之易。漢志不著於錄。後人以爲不立學官故也。然孔氏古文尚書。毛氏詩傳。左氏春秋。皆不列於學官。漢志未嘗不並著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二家並無章句。直以口授弟子。猶夫田何以上之傳授也。按列傳云費直以象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此不爲章句之明徵也。晁氏考定古易。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直始。因罪費直之變古。不觀藝文後序以謂劉向校施孟梁邱諸家經文。惟費氏易與古

文同。是費直本無變亂古經之事也。由是推之。則古學淵源。師儒傳授。承學流別。皆可考矣。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爲表裏發明。此則用史翼經之明驗也。而後人著錄。乃用之爲甲乙計數而已矣。則校讎失職之故也。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其書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陰陽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雜占或五行類

右十三之四

書部劉向許商二家各有五行傳記。當互見於五行類。夫書非專爲五行也。五行專家則本之於書也。故必互見。乃得原委。猶司馬法入周官之微意也。

右十三之五

詩部韓嬰詩外傳。其文雜記春秋時事。與詩意相去甚遠。蓋爲比興六義博其趣也。當互見於春秋類。與虞卿鐸椒之書相比次可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表裏。其旨可自得於韓氏之外傳。史家學春秋者必深於詩。若司馬遷百三十篇是也。屈原孟荀諸傳尤近詩部又當互通於樂。

右十三之六

禮部中庸說。當互見諸子略之儒家類。諸記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別出之法。而文不盡傳。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記。亦文繁不可悉舉也。大約取劉向所定分屬制度者。可歸故事而附尚書之部。分屬通論者可歸儒家而入諸子之部。總持大體。不爲鉤釽割裂。則互見之實各有攸當矣。

右十三之七

樂部雅樂歌詩四篇。當互見於詩部及詩賦略之雜歌詩。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於法家與律令之書。同部分門。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三之九

論語部之孔子三朝七篇。今大戴記有其一篇。考劉向別錄七篇具出大戴之記。而劉班未著所出。遂使裁篇與互注之意。俱不可以蹤蹟焉。惜哉。

右十三之十

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爲一類。按爾雅訓詁類也。主於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於形體。

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蒼頡諸篇爲類。而不當與爾雅爲類矣。其二書不當入於孝經。已別具論次。不復置議焉。

右十三之十一

樂部舊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固以爲重而刪之。今考之詩賦略而不見。豈志文之亡逸耶。春秋部注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既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隸春秋之部。豈同歸一略之中。猶有重複著錄及裁篇別出之例邪。

右十三之十二

漢志諸子第十四

儒家部周史六弢六篇。兵家之書也。劉恕以謂漢志列於儒家。恐非兵書。今亦不可考矣。觀班固自注或曰孔子問焉則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說。以見劉部次於儒家之義耳。雖然。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書。有武王問。不得因武王而出其書於兵家類。（漢志歸道家。劉氏七略道家兵家互收）內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假使六弢果有夫子之問。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六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於儒家非也。大抵漢志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故二家之書。類附率多牽混。惜不能盡見其書校正之也。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諸子是也。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蹟。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義安取。故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爲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然其書以春秋標題。而撰著之文。則又上采春秋。下觀近世。而定著爲書。抑亦春秋之支別也。法當附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班志入僅著於儒家。惜其未習於史遷之敘例爾。

右十四之三

司馬遷之敘載籍也。疎而理。班固之志藝文也。密而舛。蓋遷能溯源。固惟辨蹟故也。遷於十二諸侯表敘。既推春秋爲主。則左邱鐸椒虞卿呂不韋諸家以次論其體例。則春秋之支系

也。至於孟荀公孫固韓非諸書。命意各殊。與春秋之部不相附麗。然論辨紀述。多及春秋時事。則約略紀之。蓋春秋之旁證也。張蒼歷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乃春秋之流別。故終篇推衍及之。則觀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無遺憾矣。至於著書之人。學有專長。所著之書。義非一概。則自有專篇列傳別爲表明。亦猶劉向任宏於校讐部次重複爲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內。此其所以類例難精而動多掣肘歟。

右十四之四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與法家當互見也。考賈誼傳初以通諸家書。召爲博士。又出河南守吳公門下。吳公嘗學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爲廷尉。乃薦賈誼。誼所上書。稱說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興禮樂。草具儀法。文帝謙讓未遑。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又司馬遷曰賈生晁錯明申商。今其書尚可考見。宗旨雖出於儒。而作用實本於法也。漢志敘錄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蓋法制禁令。周官之形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蓋名物度數。周官之禮典也。古者刑法禮制。相爲損益。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三千。條繁文密。其數適相等也。是故聖王教民以禮。而禁之以刑。出於禮者。即入於刑。勢無中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自致也。儒家者流。總約刑禮而折衷於道。蓋懼斯民泥於

刑禮之蹟。而忘其性所固有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夫法則禮刑條目。有節度者皆是也。善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無形體者皆是也。程子曰。有關睢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所謂關睢麟趾。仁義是也。所謂周官法度。刑禮之屬皆是也。然則儒與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異端釋老。屏去民彝物則而自為一端者比也。商鞅韓非之法。未嘗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儒分為三。墨分為八。則儒亦有不合聖人之道者矣。此其所以著錄之書。貴知原委。而又當善條其流別也。賈生之言王道。深識本原。推論三代。其為儒效。不待言矣。然其立法創制。條列禁令。則是法家之實。其書互見法家。正以明其體用所備。儒固未足為榮。名法亦不足為隱諱也。後世不知家學流別之義。相率而爭於無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勝其榮。而次以名法者不勝其辱。豈知同出聖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實相副為得其宜。不必有所選擇而後其學始為貴也。漢志始別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別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為蛇龍之菹焉。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至於說春秋事。得失間舉。所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則當互見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第鹽鐵之議。乃孝昭之時政。其事見食貨志。桓寬撰輯。一時所謂文學賢良對議乃具當代之舊事。不盡爲儒門見風節也。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之專門。亦可附於尙書之後也。

右十四之七

劉向所敘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此劉歆七略所收全無倫類。班固從而效之。因有揚雄所敘三十七篇。不分太元法言樂箴四種之弊也。鄭樵譏班固之混收揚雄一家爲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乃於劉歆之創爲者則故縱之。班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按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於春秋之篇。世說今不可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似亦可以互見春秋矣。惟列女傳本採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諫宮闈。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附次春秋之後可

矣。至其引風綴雅。託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爲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諸子儒家書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疎也。凡書有傳註解義諸家。離析篇次。則著錄者必以本書篇章原數登於首條。使讀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漢志六藝各略之諸經篇目是其義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遂爲道家所宗。以是疑爲後人假託其說。亦自合理。惟是古人著書。援引稱說不拘於方。道家源委。莊子天下篇所敘述者畧可見矣。是則伊尹太公莊老之徒。未必引以爲祖。意其著書稱述。以及假說問對。偶及其人。而後人不辨。則以爲其人自著。及察其不類。又以爲後人依託。今其書不存。殆亦難以考正也。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不然。則劉班篇次雖疎。何至以戰國諸侯公子。稱爲儒家之書歟。

右十四之十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敍例發明其同異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詳。失之疎耳。第諸子陰陽之本敍。以謂出於羲和之官。數術七種之總敍。又云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今觀陰陽部次所敍列。本與數術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是則劉班敍例之不明。不免後學之疑惑矣。蓋諸子畧中陰陽家。乃鄒衍談天鄒奭雕龍之類。空論其理而不徵其數者也。數術畧之天文歷譜諸家。乃泰一五殘日月星氣以及黃帝顓項日月宿歷之類。顯徵度數而不衍空文者也。其分門別類。固無可議。惟於敍例亦似鮮所發明爾。然道器合一。理數同符。劉向父子校讐諸子而不以陰陽諸篇付之太史尹咸。以爲七種之綱領。固已失矣。敍例皆引羲和爲官守。是又不精之咎也。莊周天下之篇敍列古今學術。其於諸家流別。皆折衷於道要。首章稱述六藝。則云易以道陰陽。是易爲陰陽諸書之宗主也。使劉班著畧於諸子陰陽之下。著云源出易。於易於部之下。著云古者掌於太卜。則官守師承之離合。不可因是而考其得失歟。至於羲和之官。則當特著於天文歷譜之下。而不可槩引於諸子陰陽之敍也。劉氏父子精於歷數。而校書猶失其次第。又況後世著錄。大率偏於文史之儒乎。

右十四之十一

或曰爽衍之談天雕龍。大道之破碎也。今日其源出於大易。豈不荒經而蔑古乎。答曰此流別之義也。官司失其典守。則私門之書。推原古人憲典以定其離合師儒失其傳授。則遊談之書。推原前聖經傳以折其是非。其官無典守而師無傳習者則是不根之妄言。屏而絕之。不得通於著錄焉。其有幸而獲傳者。附於本類之下。而明著其違悖焉。是則著錄之義。固所以明大道而治百家也。何爲荒經蔑古乎。

右十四之十二

今爲陰陽諸家作敘例。當云陰陽家者流。其原蓋出於易。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天地陰陽之所由著也。星歷司於保章。卜筮存乎官守。聖人因事而明道。於是爲之演易而繫詞。後世官司失守而聖教不得其傳。則有談天雕龍之說。破碎支離。去道愈遠。是其弊也。其書傳者有某甲乙得失如何。則陰陽之原委明矣。今存敘例乃云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乃數術歷譜之敘例。於衍奭諸家何涉歟。

右十四之十三

陰陽家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檮傳鄒奭終始書。

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下注云。鄒衍所說。而公檮下注鄒奭始終。名既互易。而以終始爲始終。亦必有錯訛也。又閭邱子十三篇將鉅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亦似不可解也。觀終始五德之運則以爲始終誤也

右十四之十四

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考。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按誼傳誼以爲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此其所以爲五曹官制歟。如此則當入於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陰陽。然則周官六典。取象天地四時。亦可入於歷譜家矣。

右十四之十五

子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議其非者。或曰其書今已不傳。無由知其義例。然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則其書亦可以想見矣。縱使其中參入陰陽家言。亦宜別出互見。而使觀者得明其類例。何劉班之無所區別耶。蓋七畧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於春秋而別爲之說。猶愈於入攙陰陽家言也。

右十四之十六

法家申子六篇。其書今失傳矣。按劉向別錄。申子學號刑名。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荀卿子曰。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是則申子爲名家者流。而漢志部於法家。失其旨矣。

右十四之十七

商君開塞耕戰諸篇。可互見於兵書之權謀條。韓非解老喻老諸篇。可互見於道家之老子經。其裁篇別出之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十八

名家之書。當敘於法家之前。而今列於後。失事理之倫敘矣。蓋名家論其理。而法家又詳於事也。雖曰二家各有所本。其中亦有相通之原委也。

右十四之十九

名家之言。分爲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之言云爾。然而命物之名其體也。毀譽況謂之名其用也。名家言治道。大率綜核毀譽。整齊況謂。所謂循名責實之義。爾命物之名。其源實本於爾雅。後世經解家言辨名正物。蓋亦名家之支別也。由此溯之。名之得失可辨矣。凡曲學支言。淫辭邪

說。其初莫不有所本。著錄之家。見其體分用異。而離析其部次。甚且拒絕而不使相通。則流遠而源不可尋。雖欲不泛濫而橫濫也不可得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夫謂之知其所者。從大道而溯其遠近離合之故也。不曰淫詖邪遁之絕其途。而曰淫詖邪遁之知其所者。蓋百家之言。亦大道之散著也。奉經典而臨治之。則收百家之用。忘本源而釐析之。則失道體之全。

右十四之二十

墨家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敘書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其時更在後矣。敘書在隨巢之前。此理之不可解者。或當日必有錯悞也。

右十四之二十一

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管子之書。墨家祖墨翟。而先有伊佚田俅子之書。此豈著錄諸家窮源之論耶。今按管子當入法家。著錄部次之未審也。至於伊尹太公鬻子乃道家者流。稱述古人。因以其人命書。非必盡出偽託。亦非以伊尹太公之人為道家也。尹佚之於墨家。意其亦若是焉而已。然則鄭樵所云看名不看書。誠有難於編次者矣。否則班劉著錄。豈竟全無區別耶。第七畧於道家敘黃帝諸書於老萊鶡冠諸子之後。為其後人依託。不

以所託之人敘時代也。而伊尹尹佚諸書。顧冠道墨之首。豈誠以謂本所自著耶。其書今既不傳。附以存疑之說可矣。

右十四之二十二

六藝之書與儒家之言。固當參觀於儒林列傳。道家名家墨家之書。則列傳而外。又當參觀於莊周天下之篇也。蓋司馬遷敘傳所推六藝宗旨。尚未究其流別。而莊周天下一篇。實爲諸家學術之權衡。著錄諸家宜取法也。觀其首章列敘舊法世傳之史。與詩書六藝之文。則後世經史之大原也。其後敘及墨翟禽滑釐之學。則墨支（墨翟弟子）墨別（相理勤以下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經（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皆誦墨經是也）具有經緯條貫。較之劉班著錄源委。尤爲秩然。不啻儒林列傳之於六藝略也。宋鈃尹文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孫龍之屬。皆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見。然則古人著書。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諸家學術源流。著錄雖始於劉班。而義法實本於前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三

從橫者。詞說之總名也。蘇秦合六國爲縱。張儀爲秦散六國爲橫。同術而異用。所以爲戰國事也。既無戰國則無縱橫矣。而其書具存。則以兵法權謀所參互而抵掌談說所取資也。是

以蘇張諸家可互見於兵書。七略以蘇秦蒯通入兵書而鄒陽嚴徐諸家又爲後世詞命之祖也。

右十四之二十四

蒯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且傳云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別白之則劉班之疏也。

右十四之二十五

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擬之於樂。則篇爲大成。而章爲一闋也。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間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敘例之稱倉頡諸書也至於敘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固一篇注十八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當日亦未有深意也。至於以首計者獨見蒯通之傳。不知首之爲章計與。爲篇計與。志存五篇之數而不詳其所由。此傳志之所以當互考也。

右十四之二十六

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尉繚子之當入兵家。已爲鄭樵糾正。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七

尸子二十篇。書既不傳。既云商鞅師之。恐亦法家之言矣。如云尸子非爲法者。則商鞅師其何術。亦當辨而著之。今不置一說。部次雜家。恐有悞也。

右十四之二十八

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尚書。而猥次於雜家。亦錯悞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敘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倣其十二月紀。八書倣其八覽。七十列傳倣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時錯舉名曰春秋。則呂氏猶較虞卿晏子春秋爲合度也。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而冒稱春秋。失其旨矣。其合於章程已具論次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九

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爲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則不知爲地名與人名書名與此著錄之苟簡也。其書則當互見於道家。志僅列於雜家。非也。外篇不傳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三十

道家黃帝銘六篇與雜家荆軻論五篇。其書今既不可見矣考皇覽黃帝金人器銘及皇王大紀所謂輿几之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荆軻論下注司馬相如等論之。而文心雕龍則云相如屬詞始讚荆軻。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讚之類也。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與詩賦門之孝景皇帝頌同類編次者也。孔甲盤盂二十六篇亦是其類

右十四之三十一

農家託始神農。遺教緒言或有得其一二。未可知也。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者也。神農野老之書既難憑信故經言不得不詳

右十四之三十二

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靑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靑史子云古史官紀事也則其書非尚書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觀大戴禮保傅篇引靑史氏之記則其書亦不儕於小說也。

右十四之三十三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敘列爲諸家。猶如太元之經方州部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與。若雜賦與雜歌詩二種。則署名既異。觀者猶可辨別。第不如五略之有敘錄。更得詳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裒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

右十五之二

賦者古詩之流。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是也。義當列詩於前。而敍賦於後。乃得文章承變之次第。劉班顧以賦居詩前則標略之稱詩賦。豈非顚倒與。每怪蕭梁文選賦冠詩前。絕無義理。而後人競效法之。爲不可解。今知劉班著錄已啓之矣。又詩賦本詩經支系。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五之三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敍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厠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志作孫卿)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迴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

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所作。按劉向爲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武帝著作

當稱孝武皇帝。乃使後人得以考定。今日上所自造。何其標目之不明與臣工稱當代之君則曰上也。否則摘文紀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稱爲上也。竊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時人標目。劉向從而著之。不與審定稱謂。則談七略者疑爲成帝賦矣。班氏錄以入志。則上又從班固所稱。若無師古之注。則讀志者又疑後漢肅宗所作賦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按荀卿之書有賦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內。不知所謂賦十篇者取其賦篇與否曾用裁篇別出之法與否。著錄不爲明析。亦其疎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次於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強爲之解矣。按六藝流別。賦爲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於謠諺。則雅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者也。縱使篇第傳流。多寡不敵。有如漢代而後。濟水入河。不復別出。亦當敍入詩歌總部之後。別而次之。或與銘箴贊誄通爲部錄。抑亦可矣。何至雜入賦篇。漫無區別耶。

右十五之七

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次於雜賦之後。未爲得也。按楊倞注荀子成相。蓋亦賦之流

也。朱子以爲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之風詩。以諷時君。命曰雜辭。非竟賦也。隱書注引劉向別錄謂疑其言以相問對。通以思慮。可以無不喻。是則二書之體。乃是戰國諸子流別。後代連珠韻語之濫觴也。法當隸於諸子雜家。互見其名爲說而附於歌詩之後可也。

右十五之八

漢志詳賦而畧詩。豈其時尚使然與。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風鴻鵠之篇。而無武帝瓠子秋風之什。或云秋風即在上所自造賦內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而無蘇李河梁之篇。或云雜家有主名詩十篇或有蘇李之作然漢廷主名詩豈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詩歌一門。雜亂無敘。如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風之屬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之屬也。宗廟歌詩。諸神歌詩。送靈頌歌詩。頌之屬也。不爲詮次類別。六義之遺法蕩然不可爲蹤蹟矣。

右十五之十

漢志兵書第十六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按孫武傳。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

篇。吾盡觀之矣。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削其數十萬言謂十三篇者非也。蓋十三篇爲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當是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通於議論文詞。故編次於中下而爲後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爲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漢志僅記八十二篇之總數。此其所以益滋後人之惑矣。

右十六之一

大抵漢志之疎。由於以人類書。不能以書類人也。太元法言樂箴四書。類於揚雄所敍三十八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四書。類於劉向所敍六十七篇。尤其顯而易見者也。孫子八十二篇用同而書體有異。則當別而次之。縱欲以人類書。亦當如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已列總目其下分析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之例可也。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後人之惑。致謂十三篇非孫武之完書。則校讐不精之咎也。

右十六之二

八十二篇之僅存十三。非後人之刪削也。大抵文辭易傳而度數難久。即如同一兵書。而權謀之家尚有存文。若形勢陰陽技巧三門。百不能得一矣。同一方技而醫經一家尚有存文。若經方房中神仙三門。百不能得一矣。蓋文辭人皆誦習。而制度則非專門不傳。此其所以

有存逸之別歟。然則校書之於形名制度。尤宜加之意也。

右十六之三

卽如孫武孫臏書列權謀之家。而孫武有圖九卷。孫臏有圖四卷。書篇類次。猶之可也。圖則斷非權謀之篇所用者矣。不爲形勢之需。必爲技巧之用。理易見也。而任宏劉班之徒但知出於其人。卽附其書之下。然則以人類書之弊。誠不可以爲訓者也。

右十六之四

按阮孝緒七錄有孫武八陣圖一卷。是卽漢志九卷之圖與否。未可知也。然圖必有名。八陣之取以名圖亦猶始計之取以名篇。今書有其名而圖無其目。蓋篇名合於諸子之總稱。例如是也。圖亦附於其下而不著其名。則後人不知圖之何所用矣。

右十六之五

鄭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今可考而知也。權謀人也。形勢地也。陰陽天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書之次第也。權謀道也。技巧藝也。以道爲本。以藝爲末。此始末之部秩也。然周官大司馬之職掌。與軍禮之司馬法諸條。當先列爲經言。別次部首。使習兵事者知聖王之遺意焉。任宏以司馬法入權謀篇。班固始移於經禮。夫司馬之法豈可以爲權謀

乎。宜班固之出此而入彼也。惜班固不知互見之法。與別出部首尊為經言之例耳。

右十六之六

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注裁篇別出之法。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為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也。

右十六之七

鄭樵痛詆劉班著錄收書而不收圖。以為圖譜之亡。由於不為專門著錄始也。因於七略之中獨取任宏兵書略。為其書列七百九十篇而圖至四十三卷也。然任宏兵略具在。而按錄以徵。亡逸之圖又安在哉。夫著錄之道。不係存亡而係於考證耳。存其部目。可以旁證遠搜。此逸詩逸書之所以貴存小序也。任宏收圖不能詳分部次。收而猶之未收也。誠欲廣圖之用。則當別為部次。表名圖目。（如八陣圖之類）而於本人本書之下。更為重複互注。庶幾得其倫敘歟。

右十六之八

漢志數術第十七

數術諸書。多以圖著。如天文之泰一雜子星五殘雜變星。書雖不傳。而世傳甘石星經。（未著於錄）則有星圖可證者也。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不傳。而隋志魏氏日旁氣圖一卷可證。海中星占驗不傳而隋志海中星圖一卷可證。圖書秘記十七篇著於天文之錄。耿昌月行帛圖著於歷譜之錄。後漢歷志賈逵論引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則諸書之有圖。蓋指不可勝屈矣。尹咸校數術書。非特不能釐別圖書。標目家學。即僅如任宏之兵書條例。但注有圖於本書之下。亦不能也。此其所以難究索歟。

右十七之一

五行家之鍾律災應。當與六藝略樂經諸書互注。鍾律叢辰日苑鍾律消息黃鍾三書亦同。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刑德二十一卷。當與兵書陰陽家互注。其五行之本尚書著龜之本周易。已具論次。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二

雜占家之禳祀天文請雨止雨雜子候歲（泰一子貢二家）神農教田相土耕種諸書。當與諸子農家

互注。

右十七之三

形法之家。不出五行雜占二條。惟山海經宜出地理專門。而無其部次。故彊著之形法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四

漢志方技第十八

方技之書。大要有四。經脈方藥而已。經闡其道。脈運其術。方致其功。藥辨其性。四者備而方技之事備矣。今李國柱所校四種。則有醫經經方二種而已。脈書藥書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矣。宜乎敘方技者至今猶昧昧於四部相承之義焉。按司馬遷扁鵲倉公傳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是西京未嘗無脈書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是西京未嘗無藥書也。李國柱專官典校。而書有缺遺類例不盡著錄。家法豈易言哉。

校讐通義終

丙辰年正月三次印行

（文史通義）
定價洋一元五角

原著者　會稽章學誠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各埠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　北京　漢口　開封　長沙　廣州　各省　廣益書局